联合国 S/PV.6965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八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六九六五次会议

2013年5月13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纳辛贝先生/奥欣先生	(多哥)
成员:	阿根廷	Zuain先生
	澳大利亚	昆兰先生
	阿塞拜疆	梅赫迪耶夫先生
	中国	李保东先生
	法国	阿罗德先生
	危地马拉	布里斯•古铁雷斯先生
	卢森堡	阿瑟伯恩先生
	摩洛哥	奥斯马尼先生
	巴基斯坦	马苏德汗先生
	大韩民国	金奎显先生
	俄罗斯联邦	扎加伊诺夫先生
	卢旺达	加萨纳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泰瑟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赖斯女士

议程项目

非洲和平与安全

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背景下非洲反恐怖主义工作的挑战

2013年4月30日多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3/264）

13-33084(C)





上午10时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非洲和平与安全

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背景下非洲反恐怖主义工作的挑战

2013年4月30日多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3/264）

主席（以法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3/264，其中载有2013年4月30日多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关于审议中项目的概念说明。

我谨热烈欢迎秘书长、各位部长和其他代表来到安理厅。他们的与会证实了审议中议题的重要性。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阿尔及利亚、贝宁、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苏丹和坦桑尼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西非政府间打击洗钱行动小组负责人阿卜杜拉希 • 谢胡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泰特•安东尼奥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区域安全司司长阿卜杜拉赫曼•迪昂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托马斯•迈尔-哈廷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我欢迎秘书长潘基文先生阁下今天出席会议，并请他发言。

秘书长(以法语发言)：我要感谢多哥代表团，特别是多哥共和国总统福雷•埃索齐姆纳•纳辛贝先生阁下组织本次重要会议。

恐怖主义威胁着非洲的和平、安全与发展。从东部的青年党到西部的博科哈拉姆，再到北部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极端主义团伙和恐怖主义实体已在非洲大陆一些地区立足。在索马里，自从青年党被驱逐出一些战略要地之后，恢复稳定的努力已取得显著进展。

尽管如此，我们若要巩固成果，防止该团伙卷土重来，还必须在法治、发展及该国的政治转型方面开展更多工作。新的联合国索马里特派团将在安全部门改革方面为索马里联邦政府提供战略指导，并帮助它加强警察、司法和监狱系统。

近几个月来，国际社会果断应对了快速恶化的马里局势和整个萨赫勒地区局势。安全理事会肯定知道我们已经部署一个维和行动，负责帮助马里过渡当局扩大国家的权力范围和建设合法施政工具。特派团的工作将与新的地缘政治局势中打击叛乱的行动协同展开；这种叛乱活动严重威胁联合国维和、人道主义救援及其他方面工作人员的安全和权威。

(以英语发言)

军事上的胜利固然重要，但单靠这些并不能消除非洲的恐怖主义。必须在多条战线上开展反恐斗争，包括消除那些有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条件。例如对萨赫勒地区，联合国正制定综合战略，旨在强化治理与法治、增强国家和区域安全机制的能力并整合发展与人道主义活动以强化抵御能力。我们如果不采取这类持久的整体性办法，就有可能只是把这一威胁从一个地区赶到另一个地区。

恐怖主义往往在最薄弱的边境地带猖獗。武器弹药储存不当、防护不严，使恐怖分子能轻而易举

地获取武器，特别是用于制作简易爆炸装置的材料部件；这种爆炸装置是恐怖分子的常用武器。缺乏发展和没有法治，使恐怖团伙得以在一些社群中招募人员，发展力量。恐怖分子与跨国有组织犯罪团伙乘机互相勾结，使人员、资金、武器及非法物品等得以源源不断地越过边界，助长这类团伙的生存和扩展。

在这种氛围下，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增强受影响会员国的能力。在非洲各地，联合国特派团正帮助各国政府加强警察及执法工作以及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反恐怖主义执行工作队(反恐执行队)正在西非，包括尼日利亚和布基纳法索积极发挥作用。反恐执行队还通过联合国反恐怖主义中心在北非开展工作，处理边界管理问题。在中部非洲，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减少小武器流动。在东非，联合国正协助制定区域战略。在恐怖主义威胁不太紧迫的南部非洲，联合国正与非洲联盟一道致力于重要的预防问题。

联合国排雷行动处正与非洲联盟及非洲各国合作，解决弹药安全管理和处理简易爆炸装置的问题。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继续促进技术援助的提供和帮助会员国制定正确的法律工具。

我欣见一些区域和次区域组织采取举措，制定反恐战略。这些战略将有助于我们确定共同的威胁与挑战，确定应对工作的轻重缓急，加强合作，改善协调，并且将国际援助用于最亟需的问题和方面。在开展联合努力的时候，我们必须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并对人权和基本自由予以应有的尊重。

联合国坚决致力于为打击非洲的恐怖主义做出自己的贡献。取得成功是使非洲人能够满足其过上有尊严和平静生活的愿望的关键。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发言。我欢迎他致力于促使本组织参与打击恐怖主义。

我现在请谢胡先生发言。

谢胡先生（以英语发言）：应邀参加本次专为讨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背景下非洲和平与安全以及打击恐怖主义所面临挑战的问题而召开的安全理事会会议，我感到极为荣幸。我很高兴有机会阐明西非政府间打击洗钱行动小组（西非打击洗钱小组）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框架内促进区域一体化以及执行反洗钱金融行动任务组关于打击洗钱及资助恐怖分子和扩散行为的建议方面所开展的活动。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安全理事会预防冲突以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综合方法框架内开展的。

主席先生，我要特别感谢你邀请我和我们的区域机构西非打击洗钱小组参加这次高级别讨论。行动小组是西非经共体的专门机构，负责支持成员国预防和控制跨国有组织犯罪，特别是洗钱及资助恐怖分子和扩散的行为。在简述西非打击洗钱小组在履行其符合安全理事会促进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目标的授权方面所开展的方案和活动之前，请允许我简要谈谈本次辩论会的非常相关的专题，即：非洲和平与安全以及打击恐怖主义所面临挑战的问题。

和平未必是没有战争；我们也不能说是武库的规模决定着安全。和平是一种总体状况，在这种状况中，人们感到幸福，或者说不担心造成不安全的情况，包括贫困、失业、经济发展、善治和法治。如果我们不充分了解造成冲突和不稳定的薄弱环节和风险因素，我们就不能充分了解非洲的安全局势。据估计，自1980年以来，有不少于28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发生过战争，给区域的和平与安全造成各种毁灭性后果。包括政治腐败、不遵守法治和侵犯人权在内的许多因素是多数冲突的起因。许多非洲国家脆弱不堪，因而易受冲突——多数是国内因素诱发的冲突——影响。

例如在西非，约60%的人口年龄介于25岁至50岁之间。现在约为3.8亿的人口估计到2030年将增加52%。工作年龄人口的失业率在30%至50%之间。截至2009年，该区域各国除尼日利亚外，平均国内生

产总值（国内总产值）为17,519美元——尼日利亚国内生产总值为6,699美元。国内总产值四分之三依靠外贸,主要是初级产品出口。西非经共体15个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加在一起不及沙特阿拉伯、伊朗、阿根廷或南非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截至2009年，西非经共体15个国家中有12个国家属于人类发展水平低的集团，有一个国家的发展指数为世界最低。由于自2000年以来每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5%，消除助长该区域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犯罪行为的根本条件是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除这一特殊情况外，在整个非洲，合法和非法武器贸易对冲突和冲突的解决有着重大影响。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全世界官方武器销售量中所占比例最大。在冲突属于叛乱性质的地方，例如在尼日利亚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多国石油公司被指控加剧了此类冲突，从而造成不稳定的恶性循环。随着这一切而来的是，难民和境况如难民者人数一直令人震惊。发展中世界各国经济的实力仍然是许多武器采购决定时机选择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某些情况下，石油价格上涨尽管有利于主要石油生产国为其武器采购供资，但却同时给许多石油消费国造成经济困难，从而促使它们决定减少武器获取量或找到新型武器获取途经。

关于可持续发展所需的资本，仅在2006年，发展中国家就在非法资金流动中损失约8586亿美元至1.6万亿美元。其中据估计，1970年至2008年，非洲损失了8540亿美元。有人估计，真正的数字约为1.8万亿美元。正因为如此，防止洗钱在保护国际金融系统不被滥用以及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至关重要。

恐怖主义行为表现在各个层面，其模式和地点取决于其实施者的意识形态、意图和能力。但其影响是广泛的。尽管多数恐怖主义活动是由极端主义和政治动机驱动的，但我们只能猜测，如果恐怖主义团伙是由一无所有、饥饿、贫困和失业等情感驱动的，那会造成何种破坏。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可能更难控制。尽管如此，但由于我稍后将要讨论的许多挑战，多数非洲国家无力单独处理这些问题。尽管恐怖主义没有国际公认的定义，但非洲打击恐怖主义所面临的挑战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特别是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框架内，联合国采取了许多举措。然而，处理这一问题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仍然存在。在非洲如在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这些挑战反映在各个方面。贫困、失业、不遵守法治和侵犯人权等先前所提到的风险因素的总体影响共同促使恐怖主义活动不断增多，并对国家和国际安全框架内处理这一问题的努力构成挑战。

此外，政治腐败导致出现通过包括选举舞弊等非法手段上台的领导人，从而使这些领导人在采取切实和果断行动对付恐怖主义行为人方面丧失合法性。防止恐怖主义行为的法律框架和体制机制总体薄弱，有效执法的技能和人手不足，资源短缺，各优先重点竞相争夺资源，而且国内和国际机构之间合作不足，这些都是导致恐怖主义事件频发的因素。

极其重要的是，一切预防和控制恐怖主义的战略方针都须同时扼制资助恐怖主义行为。这方面的挑战包括：尽管联合国提供指导，但有些国家的立法没有对“恐怖主义资金和资产”的内涵作出明确的定义，即使订立了冻结资金和资产的措施，也没有指定实施冻结措施的机构；对安全理事会有关恐怖主义、资助恐怖主义活动与扩散融资问题的决议认识不足；缺乏所需的政策或程序来在金融和非金融机构中间有效传播联合国有关委员会散发的恐怖分子名单；国家一级不具备足够能力，以指认业经认定为恐怖分子的人和确定冻结其资产的程序；缺乏信息和/或对除名程序理解不当；以及缺乏认真的调查和起诉，导致无法迅速进行司法审判，而且也导致审判进程十分缓慢。所有这一切导致定罪率相对偏低。

此外，腐败盛行，边界管理松懈。正如秘书长指出的那样，这提供了有利于国际犯罪的环境；全

球化和国际化产生的“回波”效应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从事大规模活动而且几乎不被发现的经济空间和技术，而相关执法当局的能力却有限。

我想简单地介绍在西非经共体框架内采取的应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特别是恐怖主义威胁的区域措施。《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要求会员国必须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为帮助促进非洲和平与安全，同时也为了履行第七章所规定的义务，西非经共体成员国已在区域层面建立下列法律机制：《西非经共体刑事事项司法协助公约》，《西非经共体关于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维持和平与安全机制的议定书》（其中要求控制包括恐怖活动在内的跨境犯罪，采取反腐败措施以及协调国家政策以维护区域安全）；一项有关各成员国警察部队之间刑事事项调查合作的协定；通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其弹药及其他相关材料的公约》；在最近一次西非经共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上通过一项关于防止西非恐怖主义的区域战略框架；以及设立西非打击洗钱小组。

2000年西非经共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机构设立了西非打击洗钱小组，切实显示西非经共体成员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背景下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强有力政治承诺。西非打击洗钱小组受权制定战略，协助西非经共体成员国防范和控制洗钱、资助恐怖主义和扩散融资活动。西非打击洗钱小组在投入运作以来的8年里，已经为自身的行动订立了明确的设想，制定了一份总体任务说明和一套核心价值，用以指导其行动。西非打击洗钱小组的任务旨在促进法治，其重点之一是协助成员国通过立法执行可接受的国际反恐标准。七年前，只有一两个国家有单独的反洗钱立法；到2008年，西非经共体所有成员国都已经颁布立法，把清洗犯罪所得的洗钱行为定为刑事犯罪。虽然其中有些立法还需要改进，以符合可接受的标准，但现有成就显示，已经在区域打击洗钱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关于资助恐怖主义行为问题，西非打击洗钱小组在发展伙伴的协助下拟订了一个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示范法，并于2007年6月获得成员国通过。目前，除一国外，所有西非经共体成员国均已制定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立法。这样，西非打击洗钱小组得以在若干重要领域提供具体援助，如起草适当的立法和筹备法律培训；建立金融情报机构，作为接收、分析和传播洗钱、资助恐怖主义和扩散融资情报的中央机关；提供威胁评估和确定风险；设立积极开展运作的委员会以监督反洗钱活动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进行特别的分类研究工作，以确定在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活动中采用的方式和方法；提供与资助恐怖主义宣传活动有关的信息；监测和评估恐怖主义供资活动和系统；以及支持调查和起诉能力建设和区域与国际协调。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展望前进的道路。在促进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背景下实现非洲现实的和平与安全，将需要开展战略伙伴合作。为了推动这种伙伴合作，下列基本行动原则至关重要。

首先，有必要加强政治承诺和领导。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方面，政治意愿已经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使人产生了各方并不欣赏他方所作承诺的印象。但事实绝非如此。政治承诺和领导虽然难以衡量，但至关重要，可激励各方采取正确的行动，预防和解决冲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其次，必须建立有效的早期预警机制，以预防冲突和恐怖主义。西非经共体已经采取多项举措，在区域层面确定了步调，其中有些已经呈现雏形。

第三，建设国家能力并支持各国促进法治、民主和善治，对于预防冲突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此外，国际社会必须确保建立合法机构，以促进民主、善治和问责制。

接下来我要谈第四个问题，即资源问题。如果不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就无法实现安全理事会的目标。实际上，有人称，消除导致恐怖主义行径的具体情况，其中包括贫困、不公正和不平等，可以大大缓解该问题。因此，我最后要大力呼

吁捐助机构和国家继续提供执行安理会决定和决议所需的技术援助。

第五，发展援助虽然有用，但无法充分应对发展中国家在处理跨国安全问题上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确保发展中国家拥有和其它国家同等的贸易机会，从而缓解其部分经济困难。

最后，必须在国内、区域和国际上改进和保持协调合作，其中包括调动民间组织和私营部门的参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地有效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因此，集体安全在于开展有意义的国际合作。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谢胡先生非常翔实的通报。通报中明确强调，应对恐怖主义不能只是采取军事做法。各种因素必须形成合力，才能制止这一真正的祸害。

我现在要以多哥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愿首先欢迎各位，特别是参加今天辩论会的各位部长。他们的与会体现了其国家对于打击全球恐怖主义问题特别是非洲恐怖主义问题的重视，也表明了它们根除恐怖主义的决心。我还要感谢秘书长不仅就正在讨论的议题发言，而且以本组织名义带头开展活动，促进和平、安全与稳定遭受威胁的任何地方特别是非洲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恐怖主义是一个全球现象，要求全球施策。它每天都袭击数百名无辜民众，给全体民众投下可悲的阴影。今天，其幽灵正在非洲游荡。横贯非洲东西部的萨赫勒－撒哈拉地带正在应对诸多安全挑战，其中包括宗教极端主义、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各种贩运活动——包括贩运人口、毒品和武器——有组织犯罪等现象加剧。这的确是当代最令人不安的威胁之一。恐怖主义团伙成立于马里、尼日利亚、索马里和其它国家，扎根于沙漠，正日趋活跃。它们在发展水平较低从而为其活动提供沃土的非洲国家播下了种子，在部族冲突、边境疏松和社会问题的背景下开展这些活动。

恐怖主义是政治、安全、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汇合并相互作用所导致的结果。它与贫困、治理不力、腐败——因此也与不发达——存在联系。它在脆弱国家和冲突后国家尤其活跃。在这些国家，缺少法治和行政真空使得此类团体得以壮大而且完全不受惩罚，并对无能为力且对未来不抱希望的民众施加影响。它在其立足之地消灭了实施经济社会发展方案的一切可能性。这种情况使此类组织得以接管管理其所控制地区的事实当局，妨碍外国投资，而这会导致孤立，事实上是有关国家的经济崩溃。经济活动——无论是合法商业还是非法贩运——以及人口流动——无论是本地民众的流动，还是游客或是非政府工作人员的流动——都任由其控制。因此，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现在统治着萨赫勒，并将其变为国际劫持人质、贩运香烟、毒品和武器以及洗钱的绝佳金矿。

非洲各国政府如果不能消灭这些团伙的军队，从而实行有效、持久的反恐政策，就存在着令人震惊的可能性，那就是我们会看到，它们不仅会加强从毛里塔尼亚到尼日利亚直至非洲之角的恐怖主义弧形地带，而且还会发展成为世界各地贩运分子可以无法无天的地方，因为萨赫勒贩毒分子正在与意大利的“卡莫拉”等欧洲黑手党以及拉丁美洲一些团伙建立联系，而这些组织与他们在交流经验和相关知识。

显然，非洲的恐怖主义远远超出了非洲范围。那里的有组织犯罪活动不断增多。西非和萨赫勒地区的港口已成为贩毒网枢纽，连接着拉丁美洲的可卡因供应者和非洲各国的大麻供应者与欧洲和近东市场。每年贩运的移民数量在65000至120000人之间；贩运的轻武器数量据估计为每年800万件，其中包括10万支卡拉什尼科夫机枪。来自中东和拉丁美洲的毒品经由疏松的边界通过非洲这个薄弱地区到达欧洲。西非吸食可卡因的上瘾者现在估计为150万人。

因此，极为迫切的是，我们要设法遏制在全球开展活动的毒品恐怖犯罪分子采取的这一波新行

动。我们怎样才能制止这一猖獗的祸害？应当探索三种途径。第一，只有多管齐下，而不再只是采取军事行动——在我之前发言的人强调了这一点——将使我们能够遏制毒品恐怖犯罪团伙。2006年通过、2012年得到重审的《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战略》就是朝着该方向所作的努力。处理安全问题必须与处理发展问题和促进人权问题放在一起。还必须对恐怖主义问题追本溯源，实施发展、教育和卫生方案。只有通过确保公民和各国人民的福祉，特别是最贫困者和最弱势者的福祉，才能够使他们不太容易接受极端或暴力思潮。只有创造发展和个人成长的前景，才能与这种肮脏的杀人做法开展竞争。

萨赫勒地区的挑战不仅是军事、伊斯兰和恐怖主义性质的。它也关系到粮食问题。从2011年年底到2012年年中，面临粮食无保障情况的人数从1300万增至逾1800万，其中800万人正面临严重粮食危机。人口流动无疑导致本已脆弱的局势恶化。日趋严重的人口流失、缺乏水源和收入流失，是使得这种人道主义危机变为真正的政治危机从而导致暴力复发的关键因素。

例如在马里，在歉收季节来临之际，粮食局势继续恶化。据联合国各机构和专门的非政府组织称，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面临严重营养不良。恶性循环威胁着这些民众，因为他们容易被说服，因而为正在寻求招募新血的恐怖团体提供源源不断的兵员。

第二，鉴于恐怖主义、贩毒者以及其它贩运团体之间的密切关联，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采取一种全面做法以打击这一现象，因为这些因素是同一个现实的两个方面。虽然恐怖主义寻求对个人或财产施暴以胁迫或恐吓整个国家及社会，从而实现政治目的——某些国家里的情况就是如此，例如乌干达由于上帝抵抗军的存在而面临这种情况——但是，不能把它与以谋取金钱利益为最终目标的有组织犯罪分隔开来加以处理。犯罪团体逐渐演变成混合型团体，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目前就是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原本基于政治理念的团体已变成一个罪恶的贩毒恐怖团体。

同样，伊斯兰卫士组织提出的政治和社会要求由于有非法的资金来源以及诸如“博科哈拉姆”组织和争取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等其它运动的配合，因而变得容易达到。

据美国禁毒署称，60%的恐怖团体与毒品贩运有关，80%的塔利班人员追求的是金钱利益，而不是要把宗教理念强加于人。在萨赫勒，三分之一的圣战分子为捍卫其理念而战，而剩下的三分之二则是追求社会或金钱利益。

要应对这些新型犯罪必须采取国际性对策。国际社会有必要与有关国家磋商，制定一项体现在若干长期政策、外交、社会经济以及安全举措上的全球战略。该战略应寻求协助改进治理，这应包括有效伸张正义以及有意愿对那些犯下暴行者签发逮捕证。正如秘书长和西非政府间打击洗钱行动小组所强调的那样，它应加大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力度。它应寻求更好地控制向非洲内陆转让常规武器。自“阿拉伯之春”以来，轻小武器出现扩散。所有武器交易的透明度应由一个非洲指定机构加以确认。

该战略还应寻求更好地控制边界。据法国刑事学家格扎维埃•劳费尔称，继马里发生冲突以来，在中部非洲一些国家已经开辟了新的可卡因过境路线。该战略必须侧重于区域做法，以降低恐怖分子特别是因“薮猫行动”而在马里流窜的风险。我们必须认识到，马里境内的战争不是没有后果的，争取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已提出把多个西非国家的首都作为可能的袭击目标。

该战略还必须寻求使非洲大陆更多地参与关于恐怖主义和全球处理该祸患努力的国际辩论，并使非洲国家之间以及非洲与其国际伙伴之间更加密切地协调。该战略必须支持由非洲国家和区域组织主导本国境内的反恐斗争。在这方面，我赞扬非洲联盟的出色工作，它在3月17日的部长级会议上采取

了若干步骤，例如加强边界安全，交流信息，以及通过分享经验以及提供培训和准备进行国家能力建设。

第三，要落实这些措施，各伙伴国就亟需兑现其官方发展援助承诺。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2年的最新报告，2011年，官方发展援助的实际价值下降了2%，其后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又下降了4%。2012年，全球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为1250亿美元，占各捐助国国家财富总额的0.29%，而2011年这一数字为0.31%。在我看来，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知道，穷国面临的新挑战并不一定是由它们造成的，而显然是富国迅猛工业化的产物。我尤其想到的是气候变化给我们各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尽管如此，我愿感谢丹麦、卢森堡、挪威、荷兰以及瑞典兑现甚至有时是超额兑现其官方发展援助承诺。

这些数字是很清楚的，不言自明。挑战是严峻的，资金需求是巨大的。正如布特弗利卡总统早在2002年说过的那样，消除贫困可能是反恐的第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贫困不仅从人道和道义角度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而且它还败坏人类道德，破坏社会团结的基础。

我紧急呼吁我们所有伙伴国家在官方发展援助方面做出努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找到其它资金来源。我尤其想到的是国际金融交易税。它的基本目的不是要填补伙伴国银行造成的缺口，而是发现新的官方发展援助资源。欧洲联盟十一个成员国同意从2013年2月开始，通过加强合作，启动共同体的国际金融交易税项。我欢迎这项将释放出大量资金的措施，并希望其中部分资金将被专门用于国际援助。我愿感谢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他在联合国这里承诺，把这一援助中的10%用于发展、应对卫生问题以及大流行病。

只有通过次区域及国际合作，我们才能打击贩毒犯罪团体。没有国际社会的支持，非洲大陆将无从击败这个滋扰国家、腐化政府而且实际上把人们变为二十一世纪奴隶的祸患。只有实行全球治理——如法国的雅克•阿塔利所说的世界政府——制定有效政策，才能与各国政府所面临的日益增多的犯罪抗衡。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安理会面前摆着安理会主席代表安理会就今天会议的议题拟订的声明。我感谢安理会各成员对该文本提出了宝贵意见。根据安全理事会成员达成的谅解，我认为安全理事会成员赞同这项声明。本声明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印发，文号为S/PRST/2013/5。

就这样决定。

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发言。

阿瑟伯恩先生（卢森堡）（*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本人以及贵国多哥在你的主持下举行今天的重要辩论会，讨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背景下打击非洲恐怖主义所面临的挑战。我深信，你的发言是一个重要贡献，既作了分析，又在此列述了打击恐怖主义祸害的办法。我也要感谢秘书长和西非政府间打击洗钱行动小组执行主任所作的富有启发性的通报。

今天的辩论会是及时的。我们在两个方面确实感到关切：第一，因为恐怖主义仍然是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第二，因为恐怖主义已威胁到非洲大陆多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最近几年越发突出。

马里危机及其在整个萨赫勒及以外地区造成的影响从许多方面表明，联合国及其会员国不得不面临的挑战已变得更为复杂。这种情况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挑战，也令我们认识到，反恐是一场长期斗争，需要动用大量手段，从安全和发展合作两方面来说都是如此。必须执行一项全球战略。

在联合国层面上，《全球反恐战略》扩大了打击恐怖主义的框架。除采取压制和安全措施外，这一框架还包括确保尊重国际法，特别是人道主义

法和人权，以及避免创造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滋生沃土的措施。这项战略的优势在于把安全、法治、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保护和促进人权各个方面结合在一起。现在，至关重要的是在非洲区域这个层面全面执行这一战略。

为打击基地组织及其在西非，特别是萨赫勒地区分支组织构成的威胁，安全理事会调整了应对措施，加强了它能够使用的手段，特别是通过第1267（1999）号和第1989（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来进行制裁。在2001年把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列入名单之后，我们欢迎在2012年把基地组织制裁措施的范围扩大到争取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在2013年扩大到安萨尔埃丁。我们还对基地组织制裁委员会与由4月25日第2100（2013）号决议设立的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之间的合作寄予厚望。

考虑到恐怖主义威胁的广泛程度，我们必须支持非洲国家加强其能力。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由摩洛哥担任主席的反恐委员会将于今年组织一次特别会议，讨论与萨赫勒地区国家合作并为其提供援助，以便加强其反恐能力的问题。卢森堡本国则正在努力帮助建设非洲在打击恐怖主义融资方面的能力。因此，我们为塞内加尔国家金融情报处理部门开展的培训提供了支持。

在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是一个跨国现象。恐怖主义通过与该地区的犯罪网络结盟而愈发猖獗，这些犯罪网络由于来自人口贩运和非法武器和毒品贸易的资金，而迅猛发展，主席提到了这一点。这一跨国威胁需要在国际、区域和国家各级作出协调应对。因此，必须加强联合国、非洲联盟以及各个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并且有效利用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建立的机制。

为了加强这一合作，制订区域战略至关重要。考虑到实地的情况，卢森堡认为，完成和执行《联合国萨赫勒地区综合战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这项战略涵盖安全、治理、发展、人权和人道主义问题。2012年7月，安全理事会要求秘书长与区域组织磋商，制订并执行这项战略。这项战略应当为安全理事会和该地区的利益攸关方提供一整套工具，以便采取预防行动，包括在反恐领域这样做。必须尽快敲定这项战略。

无法以军事手段铲除恐怖主义威胁。因此，必须加强民事安全层面，并且为执法机构和司法部门提供更好的反恐手段。同时，还需要坚定地努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以便消除造成恐怖主义及其招募代理滋生的挫败感和被排斥感的源头。

二十年来，卢森堡与西非地区多个国家，特别是塞内加尔、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在这种伙伴关系背景下，我们正在采取综合的区域办法，我们希望，这一办法通过侧重扶贫和提供基本服务，同时力求通过使青年能够得到体面工作，给他们带去希望，从而有助于处理冲突的根本原因和恐怖主义的源头。

非洲之角是我们力争为反恐努力作贡献的另一个地区。上周，我参加了索马里问题伦敦会议。索马里在过去一年中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然面临青年党的巨大恐怖威胁。索马里在国家建设和政治进程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令我们感到鼓舞。安全局势正在改善，但索马里当局需要我们的支持，以便建设和加强这方面的国家机构。为此，卢森堡借伦敦会议之机，宣布为索马里安全部门改革再捐助50万欧元。

我国对非洲的承诺体现了我们的信念，即必须采取认识到安全与发展之间内在联系的全面办法，而且，只有通过尊重和保护人权和法治，这两个目标才能实现，这是一位伟大的非洲人科菲•安南先生说过的话。为本次辩论会编写的主席声明（S/PRST/2013/5）表明，非洲大陆的反恐斗争必须采取这种综合办法。为此，卢森堡完全支持这一声明。愿今天的辩论会激励我们所有人彻底打破非洲恐怖主义的势头。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当然赞同卢森堡外长刚才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分析。我认为，正如他所

言，我们需要采取全面办法。我要特别欢迎他通过他所说的行动，在消除贫困方面发挥作用，我也鼓励他继续这一努力，因为道路仍然漫长。

奥斯马尼先生（摩洛哥）（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要祝贺主席，祝贺我们的这个姐妹国家担任5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也要感谢他选择把这个重要问题，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背景下打击非洲恐怖主义问题作为多哥担任主席期间的中心议题。出于同样的理由，我要感谢秘书长阁下的发言，并赞扬他对促进国际和区域合作，以避免和反击安全威胁的持续承诺。

我们今天的会议是在一个微妙时刻召开的，国际社会正忙于应对非洲的政治变革和安全挑战。除了这些挑战在地方、区域和国际各级产生的后果之外，该大陆最近的事态发展和频繁发生的事件表明，尽管作出了努力，但这些威胁继续给区域和国际的和平与安全笼罩一层阴霾，造成了千百万无辜平民的痛苦。与此相关的惊人的现象包括恐怖团伙、分裂运动和犯罪网络之间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这些犯罪网络从事人口、毒品和武器的贩运，以及海盗活动和绑架。

这种相互联系，使恐怖网络能够获得必要的财政和技术资源，以加强它们的能力，并在某些情况下，威胁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特别是在某些面临内部冲突和社会-政治困难的地区。有些国家多年来对我们大陆某些地区，特别是萨赫勒地区、西非、几内亚湾和非洲之角的恐怖主义活动和安全威胁深表关切，摩洛哥站在这些国家的前列。安全理事会和区域组织作出的反应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并且通过集体努力，捣毁了几个犯罪和恐怖网络。

然而，这些努力仍然是不够的，必须相互协调与配合，因为这些网络采用新的方法和尖端技术，继续扩大到我们大陆更多的地区，尤其是在卡扎菲政权倒台造成武器扩散之后。

联合国作出的不懈努力产生了积极作用，因为它们帮助非洲国家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并且促进了本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加强了各国在技术援助方面的能力，以应对这一迫在眉睫的威胁。我们期待着《联合国萨赫勒综合战略》的通过，并表示我们准备对它的执行和成功作出有效贡献。

摩洛哥对恐怖主义采取了坚定立场。我国在这方面通过了一项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协调一致的国家战略。我们王国的战略体现了它对共存、人权、基本自由和法治的价值观的承诺。

我谨借此机会再次重申，摩洛哥断然拒绝在有组织犯罪或恐怖主义，同任何宗教、信仰或族裔群体之间建立任何联系。出于其本质，这些现象拒绝所有宗教、道德和人类价值观。我们重申，我们支持所有旨在促进不同文明和文化间的对话与了解、尊重彼此特征的举措，这是对助长激进主义、仇恨、排斥和种族主义的企图所作出的积极反应。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摩洛哥反恐战略所取得的相当大的成功，是我国的多层面和全面方法的结果，这一方法包括预防性执法措施，以及从暴力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源处着手处理社会经济和文化不平衡的国家举措。我们王国将继续进行一系列民主改革，注重所有形式的发展，以此防止暴力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的增加。

摩洛哥加入了反恐怖主义论坛，它的5个工作队为联合行动采纳了多边机制。在这方面，我们赞赏有关刑事司法领域中最佳做法的《拉巴特宣言》的通过，它将促进在法治基础上建立刑事司法机制，并确保在交出罪犯和法律互助方面进行合作。摩洛哥一如既往，随时准备在应对现有安全威胁的积极的伙伴关系范围内，同非洲国家分享我国的专长和经验。

除了致力于加强非洲安全之外，数十年来，我们同其他非洲国家一道合作努力，以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我们采取了许多主动行动，为

合作与对话铺平道路，其中包括非洲-大西洋国家部长级会议，以及为打击恐怖主义而召开非洲法语国家司法部长会议。

在人道主义方面，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陛下为增加对萨赫勒-撒哈拉地区的难民、邻国境内的马里难民以及马里的境内流离失所者的人道主义援助所采取的举措，是以道德价值为基础的，并且是旨在减轻他们的痛苦，防止他们的子女成为犯罪活动和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而作出的人道主义努力。

在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团结原则、积极对话的价值观以及所有国家的责任原则的基础上，摩洛哥采取果断和参与性的方法，加强了同萨赫勒-撒哈拉各国以及马格里布联盟各国的合作。

在这方面，在同联合国的合作下，摩洛哥于2013年3月召集了一次国际会议，马格里布和萨赫勒各国汇聚一堂，讨论边界监测领域中的合作问题。与会者强调，联合国、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要在交流信息、技术专长、最佳做法以及提供培训等方面积极开展合作。

摩洛哥作为有关反恐的第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反恐委员会)的主席，一直在认真促进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反恐努力，着眼于建立协调互补的区域及国家反恐战略。在这方面，我们正为非洲各国进一步提供法律事务、能力建设及信息交流等方面的技术援助。专家们认为，所有这些领域都是打击恐怖主义祸患方面的基本重点。

从非洲角度出发，我们要感谢反恐委员会成员通过了我们提出的建议，即在今年最后一个季度组织一次会议，讨论加强萨赫勒国家反恐能力的问题。在全面履行义务支持国际反恐努力方面，摩洛哥将不遗余力地与非洲各国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以促进区域合作，配合开展国际努力，应对各种安全威胁。

我们认为，为了采取适当的国家综合战略并保障其有效性，需要定期开展密切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以便创造条件，建立旨在保护民众和国土免受安全威胁、特别是恐怖主义威胁的合作框架。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要感谢穆罕默德六世陛下及摩洛哥政府制定的有效应对战略。我们记得我们都一致谴责过的那些袭击事件，不过我确实认为，自那时以来，战略已得到执行，步骤也得到实施。就目前而言，我们可以确认，那里的恐怖主义已被击溃。我们还赞赏摩洛哥愿意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分享经验，使它们也能够抗击恐怖主义。

赖斯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召集今天的重要会议。我还要感谢秘书长和Shebu先生分别作的通报。尽管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是非洲的恐怖活动，但我们没有忘记世界各地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从卡拉奇到卡诺，从摩加迪沙到班加西和Aminas，从巴格达到波士顿，成千上万人丧生或严重受害，这个事实可悲地提醒我们，恐怖主义祸患影响到我们所有人，而且为了抵御这一祸患，我们必须齐心协力。

恐怖主义团伙继续威胁着非洲各地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在萨赫勒地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与逃出利比亚的雇佣兵一道，利用图阿雷格叛乱的机会迅速占领了占马里三分之二的北部地区。在尼日利亚，博科哈拉姆和安萨鲁正利用贫困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民众的不满来挑战国家政府和挑动族群冲突。在索马里，青年党仍在向索马里政府和人民发动猛烈袭击，意图阻挠该国的过渡进程。

正如8天前在坦桑尼亚阿鲁沙发生的事件所显示的那样，恐怖活动不限于冲突地区，而是随时随地都会发生。不过，非洲的反恐斗争过去一年来已取得进展。索马里和马里的情况表明，开展国际及区域合作能如何有助于削弱严重威胁全国的恐怖团伙。

在这些情形中，非洲国家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要支持，积极抗击了恐怖主义威胁。法国、乍得与马里等国部队一道合作，力求铲除马里境内日益扩大的恐怖分子庇护所。安理会对争取西非统一和圣战

运动、伊斯兰卫士组织及马里境内与其有关联的个人实行联合国制裁，并相继授权组建了两个维和特派团以帮助稳定该国局势。与此同时，非洲联盟维和人员在国际支援下付出了不懈努力和牺牲，帮助索马里着手夺回处于青年党残暴统治之下的国家。

不过，基地组织及与之有关联的团伙依然很危险，而且正日益蔓延，越来越带有创业特性。由于北非一些国家的新政府很脆弱，非洲其他地方动荡不安，暴力极端分子就越来越多地利用管理疏松的边界、政治真空、当地不满情绪、社会经济压力以及对反恐关注的淡化来实现他们的致命目标。

同时，非洲的恐怖分子继续通过非法活动为其行动筹措资金，同时他们的战术越来越高明。跨国恐怖分子正通过贩运武器、毒品甚至人口来为发动残暴袭击筹集资金。我们依然深切关注的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及有关团伙正通过绑架人质、勒索赎金来为恐怖活动筹措资金。国际社会不能对这一罪行视而不见，必须停止支付赎金。此外，恐怖分子在非洲越来越多地使用简易爆炸装置，青年党最近用汽车炸弹袭击索马里政府和卡塔尔援助团成员的事件就显示了这一点。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值得安全理事会予以更多关注。我们希望有机会与非洲伙伴及其他伙伴一道制定反简易爆炸装置的举措。

非洲面临的多层面恐怖主义威胁要求我们采取多层面应对策略。《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就确认了这一点。要采取全面办法，就不仅需要开展策略性工作和能力建设，以挫败袭击和破坏恐怖分子的基础设施，而且也要求采取战略性举措，以削弱暴力极端主义，缩小恐怖分子的招募渠道。

因此，美国加强了对非洲伙伴的能力建设援助。我们发起的跨撒哈拉反恐伙伴关系和东非区域反恐伙伴关系两个方案能帮助非洲国家加强边界安全、促进经济发展、捣毁恐怖分子网络、防范袭击事件和起诉罪犯。过去一年来，美国为18个非洲国家培训了2320多名从事执法和法治活动的官员。美国法律专员和顾问正与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尼日利亚、突尼斯、塞内加尔和阿尔及利亚等东道国政府一道努力，加强司法部门处理恐怖活动的能力。

另外，为了打击网上的暴力极端主义宣传，美国设立了战略反恐通讯中心，该中心为马里国内记者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在马里北部散发准确的非极端主义信息；它还资助了尼日利亚和尼日尔境内的项目，以宣传当地抵御恐怖主义的经验。我们进一步欢迎全球反恐论坛与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合作在打击非洲大陆各地恐怖主义方面所作的贡献。全球反恐论坛关于刑事司法、暴力极端主义分子改造与重返社会以及防止恐怖分子绑架勒索的良好做法备忘录是供各国政府在法治框架内打击恐怖主义使用的实用工具。然而，此类指南只有具备执行这些指南的政治意愿和能力才有助益。

建设国家打击恐怖分子的能力并使社区参加这项斗争仍然不可或缺。但我们必须注意不要采取镇压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往往助长其力求消除的激进化本身。实际上，减少非洲恐怖主义威胁要求我们作出更广泛的努力，以建立使激进化少见、机会明显、希望勃兴的更自由、更繁荣和更宽容的社会。这要求消除贫困和腐败。这要求扩大贸易与投资并建立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以使非洲经济能够可持续增长。这要求有效预防和解决冲突。这要求改进政府向其人民提供从优质教育到医疗保健到司法等服务的情况。这要求确保人民能够对其政府进行问责。

通过这一框架并与非洲各国人民和政府合作，美国正努力增进公民权能，促进善治，加强人权和法治，以及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在此过程中，我们始终铭记，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打击恐怖主义。我们必须作为伙伴一道努力，共同承诺，相互协助，以杜绝这一祸患。为了众多受害者和子孙后代，我们必须这样做。

加萨纳先生（卢旺达）（*以法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多哥共和国总统福雷•埃索齐姆

纳•纳辛贝先生阁下亲自出席这次关于在建设和平与国际安全背景下打击非洲恐怖主义的安全理事会辩论会。我还要感谢潘基文秘书长出席会议，并感谢西非政府间打击洗钱行动小组总干事阿卜杜拉希•谢胡先生通报情况。

在我开始发言之前，我谨代表我国政府谴责周六在土耳其南部靠近叙利亚边界的雷伊汉勒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这起事件造成至少43人丧生，100人受伤。我向受害者家属以及土耳其政府和人民表示卢旺达政府的慰问。我们希望正义将得到伸张。我们深表关切的是，有消息说这次袭击可能与叙利亚危机有关。

卢旺达赞同刚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3/5)。主席先生，我要借此机会感谢你为今天的会议选择议题并发言。这表明多哥致力于维护我们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多哥在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的任期内第二次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所选择的专题完全符合多哥于2012年2月第一次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所选择的专题——“跨国有组织犯罪对西非和萨赫勒区域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影响”。

卢旺达作为多哥的兄弟国家对非洲和平与安全有着完全相同的关切。正因为如此，我国选择在我们于4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组织召开了一次关于非洲预防冲突以处理冲突根源的情况通报会（见S/PV.6946)。我们要感谢多哥外交部长那时出席会议。事实上，在采取通过消除冲突根源预防非洲冲突的有效战略之前，非洲将不能够可持续打击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

尤其在非洲，恐怖主义问题极为复杂。诚然，非洲恐怖主义和冲突一般来说有着相同的根源，但恐怖主义也可以是非洲冲突的原因和结果，因为这些冲突可能由恐怖主义助长，或者可能导致恐怖主义。事实上，在4月份情况通报会期间安理会成员所审议的非洲冲突的多数根源也是恐怖主义的根源。我要特别指出人为划界。这是殖民主义遗留产物，它产生了身份和国籍问题、边界监管不力问题、外国干涉、缺乏民主和法治问题、腐败、治理不力问题、贫困和饥荒，以及基于种族、族群、宗教和原籍区域的排斥和歧视。

除非洲恐怖主义和冲突有着相同根深蒂固原因这一事实外，必须指出，恐怖主义和冲突也可能互为因果。事实上，很明显，非洲冲突可能是恐怖主义的滋生土壤。众所周知，恐怖主义只有在混乱条件下或无法无天地区才能生存和发展。恐怖主义团伙定期袭击蓝盔部队和威胁部队派遣国，这并非巧合。同样，恐怖主义也可能是冲突的起因。事实上，一再发生的针对宗教、族裔或种族社区的恐怖主义行为是加剧冲突的原因，可能导致社区间交战。因此，很明显，始终与各种贩运和跨国犯罪携手并进的恐怖主义应当是关于非洲预防冲突的一切思考中的核心关切。

尽管恐怖主义可以在我们的社会中找到其根源，但决不可以情有可原为实施这种行为辩解或开脱。贫困、失业、遭到排斥以及某些政府的腐败未必导致恐怖主义，因为这些祸患的多数受害者每天都作为公民和平抗争，以实现更美好的未来。

我们必须通过处理那些决定跨过卢比孔河破坏家庭和恐吓社区的人来处理恐怖主义的根源。在这方面，卢旺达要重温《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我们赞扬关于反恐的第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以及为打击恐怖主义而设立的其他委员会开展活动。我们鼓励这些委员会加强合作，特别是通过交流关于最佳做法的信息这样做，以确保更好协调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努力。

卢旺达还支持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合作。我们欢迎非洲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中心所做的工作。该中心的目标是加强非洲各国在预防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在这方面，我们还重申，我们热切期待着启动关于萨赫勒的综合战略。我们希望这将有助于该区域各国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

卢旺达再次谴责索马里青年党、尼日利亚“博科哈拉姆”组织、争取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伊斯

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以及在非洲大陆从事活动的所有其他恐怖组织。

然而，卢旺达援引刚刚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3/5），重申不能也不应将恐怖主义与任何宗教、国籍或文明联系起来。我们也对“恐怖主义”一词经常被与具有某种属性且采用自身特定作业方式的运动搭配使用，表示遗憾。

我们指出，恐怖主义的定义不限于使用炸弹，也包括实施大规模暴行、绑架、烧毁村庄和把强奸作为一种作战和恐怖手段的武装团体。在这方面，我指出，卢旺达境内有一个灭绝种族集团，即卢旺达解放军，它曾被指定为恐怖组织，后该组织于12年前改名为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我们呼吁兄弟的刚果政府、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和整个国际社会加倍努力打击这一灭绝种族恐怖组织，它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冲突的主要来源。

最后，主席先生，我再次赞扬你本人致力于打击非洲和世界恐怖主义。我向在世界各地不顾自身或其成员生命危险、日复一日地同恐怖主义作斗争的所有公民和民间社会组织致以特别的敬意。我们有责任取得成果，我们希望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和其他场所的集体努力能最终重新点燃非洲和生活在恐怖主义威胁之下的所有社区的希望。

金奎显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首先表示，我感谢你召开今天及时的辩论会，讨论在非洲打击恐怖主义斗争中面临的挑战。我也要感谢潘基文秘书长的全面通报和感谢西非政府间打击洗钱行动小组（西非打击洗钱小组）的阿卜杜拉希·谢胡先生的翔实通报。

尽管过去十年国际社会协调努力，但恐怖主义仍然对马格里布和萨赫勒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若任其发展，形成所谓从马里到索马里的“不稳定弧形带”不久即可能有不可逆转之势，将整个非洲大陆变成极端分子的滋生地和在世界各地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的基地。

大韩民国认为，采用全面应对的方针可大大提高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努力的实效。在这方面，我们支持《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该战略集中解决恐怖主义的各组成因素：恐怖分子、武器、资金来源和网络。

自然起点是，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条件问题，着重解决青年和教育问题。在这方面，大韩民国坚决支持秘书长发起的全球“教育第一倡议”。人权和法治应该是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全球努力的核心所在。

加强边防，防止武器通过松散的边界非法流入非洲，及防止和拦截资助恐怖主义活动，是另一项重要任务。西非打击洗钱小组与金融行动工作队合作，发挥促进该地区国家之间更紧密军事与情报合作的重要作用。这方面工作需要有关国家充分自主，以建立善治和推动经济改革，同时设计并实施全面反恐战略。在这方面，大韩民国赞扬非洲联盟所做的工作，通过非盟1999年《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根据非盟2002年行动计划建立非洲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中心，并于2010年10月任命非盟反恐合作特别代表。

大韩民国清楚地注意到这些发展，积极参与在非洲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全球努力。首先，韩国发挥积极作用，解决恐怖主义的根源，通过各种合作方案寻求解决非洲伙伴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我国政府制定了2013-2015年第三届韩国-非洲论坛行动计划，包括提供一系列援助，包括人力资源开发。

其次，防止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施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的另一项重要任务。作为第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大韩民国将在委员会任务范围内设法调动国际社会向非洲国家提供相关援助。我们还将与其他反恐委员会，即关于基地组织及有关个人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和第1989(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和反恐怖主义委员会

合作制定各种一揽子援助方案，加强非洲遏制恐怖主义的努力。

第三，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恐怖主义威胁至关重要。利用信息技术提供的快速联网之便，国内土生土长的恐怖分子正在通过互联网学习制造炸弹，高调恐怖分子正在通过推特招募成员。作为定于10月17日和18日举行的2013年首尔网络空间会议的主办方，大韩民国将扩大打击利用信息技术煽动、招募和资助恐怖主义活动和散布极端主义的新趋势的努力。

正如潘基文秘书长强调的那样，恐怖主义不分国籍或宗教信仰，不尊重国界。我们的应对之策也应反映当今恐怖主义无定式和无处不在的性质。作为一个安全理事会成员，大韩民国将发挥应有的作用，促进安理会在非洲及其以外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的工作。

苏阿因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不胜荣幸，由多哥共和国总统莅临指导本次辩论。主席先生，你和卢森堡副首相及多位外交部长和安理会成员代表，以及西非政府间打击洗钱行动小组（西非打击洗钱小组）阿卜杜拉希·谢胡先生参加本次会议，证明了会议议题的重要性和及时性。

我也要感谢秘书长参加会议并提供翔实通报。

诚如我们在刚刚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3/5)中确认的那样，恐怖主义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人权的享受和各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构成重大威胁。特别是在非洲，恐怖主义破坏其稳定和繁荣。在国际社会的警惕性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这种威胁已经变得更加分散，形成了日益复杂的作业机制。恐怖主义行为，包括源于形形色色的不容忍或极端主义的恐怖行为呈上升趋势。阿根廷谴责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与此同时，我们深信，我们寻求处理该状况的总体框架必须始终包括绝对尊重国际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人权法，必须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宗旨和目标。

阿根廷所遭受的国家恐怖主义的悲剧经历——这种恐怖主义导致了大规模和系统性侵犯人权行为——促使我们在人权问题各个方面制定了国家政策，特别是在纪念、查明真相、伸张正义和赔偿以及逐步发展了解真相的权利方面。

此外，阿根廷直接遭受过国际恐怖主义之害。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曾发生两起非常严重的恐怖袭击，一次是1992年针对以色列使馆的袭击，另一次是1994年针对阿根廷以色列人互助会总部的袭击。这一经历使我们更加坚信，必须在法治和完全尊重基本自由的框架内打击恐怖主义。我们对此毫无疑问，所以，我们坚决反对在特定情况下侵犯人权是可以接受的想法。

我国在打击非法贩运和贩运人口活动过程中以及在移民问题上都订立了立法和政策，规定不得出于任何原因将移民定罪或对其实行歧视。我们承认移徙是一项人权。这仍然意味着，我们必须拥有一项行之有效的边界管制政策，以管制非法贩运毒品和武器行为。我们在建立坚实框架和制定公共政策方面取得了进展，这使我们得以取得一些成绩。我们也制定了南方共同市场（南共市）和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区域战略，因为我们知道国家的努力必不可少。该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承诺也至关重要。

我们不能把恐怖主义与日益复杂的国际现实割裂开来。所以，必须在各国协调合作开展全面多边努力的框架内对待其复杂性，从而有效防止和遏制该祸害。反恐斗争首先要求各国坚定地致力于在本国打击恐怖行为；不向涉恐活动的实施者或参与者提供帮助；以及加强推动起诉或引渡恐怖分子的国家立法。

此外，在全球层面并在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框架内对此问题综合施策，将加强我们的共同努力，以便消除导致恐怖主义蔓延以及有利于恐怖主义融资的条件。宗教或族裔差异不能为恐怖行径开脱，经济情况也不能。但是，宽容和实施法治以及保障充分的社会融入和有尊严的工作，可以创造有助于

防止恐怖主义蔓延的环境，并帮助我们打击恐怖主义。在每一起恐怖行径背后，通常都存在文化、政治、社会、族裔或宗教边缘化的问题，而且常常也存在着原教旨主义因素。该问题的逐步加剧为恐怖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沃土。

此外，就非洲而言，正如我们在今天通过的主席声明(S/2013/264)中看到的那样，恐怖主义危及非洲国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努力。该地区国家需要将资源用于发展，而不是被迫将其用于反恐斗争。在这方面，萨赫勒地区的局势就很能说明问题。一方面，为了实现发展，我们必须拥有基本的安全与稳定，消除恐怖主义威胁。但与此同时，为了实现起码的稳定，我们需要采取全面、综合做法。在这方面，我欢迎秘书长表达的看法。他谈到联合国必须为萨赫勒地区制定一项涵盖安全、施政、发展和尊重人权以及人道主义问题的全面战略。

我们需要该地区各国采取协调行动，这将使我们得以应对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争取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和伊斯兰卫士组织等恐怖团伙的活动，以及打击非法贩毒及贩运小武器和轻武器活动。陆地和海上边界线漫长，对于我们打击此类团伙的活动来说是一项特别的挑战。这突出表明国际社会必须支持国家能力建设。

人们也非常关切非洲一些国家一再发生的袭击，其中包括针对联合国办事处的袭击，比如2011年8月对联合国阿布贾办事处的袭击。特别是在贩运小武器和轻武器问题上，我们知道大会2013年4月2日通过的《武器贸易条约》(大会第67/234B号决议)可以为防止武器被转让给此类恐怖团伙作出重要贡献。

在非洲，正如在世界其它很多地区一样，反恐斗争要求作出结构性改革，消除有利于恐怖主义发展的贫困、排斥和边缘化现象。我们需要国际社会协调合作来解决该问题。我们也需要在公平基础上建立能够解决该祸害的很多深层原因的全球经济体系。同样，正如我们在主席声明中看到的那样，国际社会的反恐努力必须辅之以区域和次区域以及专门机构努力在全球关注的问题上促进合作。每个区域和次区域都有其特殊性。正如在很多其它问题上一样，在恐怖主义问题上，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是广泛综合施策应对该祸害的关键内容。

就本地区而言，我们通过美洲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制定了几项方案，交流在这方面的信息和最佳做法。同样，在南共市，通过专门的反恐论坛就立法、管制措施和统一标准交流信息，从而使次区域各国得以更好地协调。

在非洲大陆，阿根廷支持非洲国家在本国和区域采取的反恐步骤。在这方面，我们重申必须与非洲国家联盟联手开展合作。

从更大范围来说，但仍与非洲局势密切相关的是，我们认为维和行动不是反恐斗争的合适工具。攻击性使用武力将违反维和工作必须坚持的三项原则，即当事方同意、中立以及仅在自卫或执行授权情况下使用武力。

此外，我们知道，允许维和行动动用武力从事攻击，以便打击恐怖分子的行动，会将联合国变为一场不对称的国内冲突的参与者，损害本组织的合法性，并危及开展人道、发展和保护人权工作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无论如何，将建立和平工作纳入维和行动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讨论和充分承担责任。

阿根廷认为该问题要求举行有联合国全体会员参与的全面辩论。我们将在辩论中评估本组织处理此类局势所必须采取的行动。

在安理会框架内，非洲问题是我们分析和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一般而言，我们通常侧重于冲突局势以及不太好的一些方面。然而，阿根廷深信，非洲国家、非洲联盟和其它次区域组织在预防冲突、建设和平和维持和平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非洲也在促进和保护人权以及加强民主、法治和宪政秩序方面取得了进步。阿根廷有力支持该进程，我们提

供我们近年来的所有经验并在打击该祸患的努力中予以合作。

同样，我们认为，必须查明非洲在反恐斗争中面临的主要挑战。与此同时，我们肯定已取得的广泛进展，包括：许多国家批准国际反恐文书、通过关于资助恐怖主义的立法、在边界控制方面取得进展、加大区域各国间的合作与协调以及在反恐斗争中维护人权方面取得进展。

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国际层面，在今后的斗争中仍存在若干挑战。在充分尊重国家主权的背景下提供声援与合作仍是我们的最佳工具。

扎加伊诺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请允许我感谢主席国多哥倡议召开今天关于这个如此具有现实意义话题的会议。我们认为，本次会议是对加强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在反恐斗争中的核心协调作用的贡献。我们感谢秘书长与会并就今天的议题做出通报。我们还愿感谢西部非洲政府间打击洗钱行动小组总干事提供信息。

尽管国际社会做出了重大努力，但是，恐怖主义仍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最严重的威胁之一。不幸的是，今天非洲成为打击这一祸患的前沿。区域极端团体与犯罪分子联起手来，籍管理疏松的边界自由往来，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并利用来自利比亚武库的区域武器流动积极武装自己。我们已在许多场合对这种危险提出警告。正是为了设置可靠路障以制止包括便携式防空系统在内的利比亚武器的扩散，俄罗斯倡议提出了第2017(2011)号决议。

非法毒品贸易也为恐怖分子提供了大量资金。可卡因走私进入欧洲的主要中转区之一是西部非洲。该区域正在建立麻醉品合成生产线，并发展现有和新的运送阿富汗海洛因的路线。这个过程的一个结果是，恐怖活动的地理范围扩大，恐怖袭击次数增多，有组织犯罪广泛扩散。极端分子正日益企图夺取政府当局的阵地。我们尤感不安的是，出现恐怖主义与区域武装冲突融为一体的趋势，这直接威胁了国家的领土完整，削弱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础。马里和整个萨赫勒区域目前的不稳定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对通过第2100(2013)号决议表示欢迎，该决议确认，国际社会正携手努力，以找到解决该问题的办法。在此背景下，我们不得不感到遗憾的是，安理会尚未表明坚定立场，谴责在叙利亚事件中的恐怖袭击与威胁，特别是考虑到与基地组织有关的恐怖团体在反对派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非洲国家正在采取更积极的举措来解决该大陆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以及其它区域组织之间结成伙伴关系，维护非洲的和平与稳定。尽管如此，在当前情况下，整个国际社会协助建设非洲各国安全部队的能力至关重要。必须采取广泛和全面的措施，把重点放在加强边界和机场安全、扩大信息交流以及培训新的执法官员上。

我们注意到，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秘书处《全球反恐战略》执行情况协调人以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为非洲各国提供技术援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欢迎这些机构的区域性举措。

在加强非洲国家的能力方面，俄罗斯首先侧重于通过联合国渠道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以双边形式通过培训包括执法部门专业人员在内的专业人士为区域各国提供援助。我们认为，从长远角度说，必须对消除民众特别是青年的激进倾向给予更多关注。我们必须侧重于解决就业和教育问题。保持我们工作的有效性仍是一个挑战，我们必须在打击极端主义倾向方面加强这种有效性，极端主义倾向是该区域恐怖团体意识形态的基础，也是孕育恐怖主义的温床。

必须加大力度，营造一个反对暴力观念的环境。我们应为此而利用媒体和民间社会。我们必须把一切企图把区域侨民卷入恐怖活动的图谋消灭在萌芽状态。我们认为，必须进一步积极利用《联合

国宪章》第八章的规定，鼓励区域及次区域组织在预防性外交及和平解决争端方面采取主动步骤。

我们希望，秘书长在安理会准备在这方面采取更多可能步骤时将适当考虑我们今天听到的各种关切。我们认为，落实这些步骤将成为国际社会遏制恐怖主义威胁全球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将有助于确保非洲各国的安全与稳定发展。

梅赫迪耶夫先生（阿塞拜疆）（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愿感谢你召集并主持这个重要会议，讨论非洲反恐现有的挑战。多哥在其安理会任期内一直积极支持推进区域乃至全球和平与安全的目标。你今天的与会表明，贵国坚定致力于找到解决非洲大陆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办法。

我还愿感谢秘书长和阿卜杜拉西希•谢胡先生富于远见卓识的通报与发言。我欢迎作为今天辩论会的成果通过主席声明S/PRST/2013/5。

恐怖主义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各国的政治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随着恐怖主义的性质与特点不断变化，它继续损害我们各国社会的福祉，夺走无辜百姓的生命，并削弱国内安全与稳定。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幸免这一祸患。

阿塞拜疆积极推动全球的反恐活动。在3月18日和19日由阿塞拜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以及伊斯兰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在巴库共同举办的加强预防恐怖主义合作的国际会议上，一些非洲国家在当前安全事态发展下的反恐斗争正是广为讨论的议题之一。

与世界其它区域相比，非洲的恐怖主义具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规律以及更为错综复杂的根源。该大陆的多个次区域长年面临政治、安全、社会经济以及人道主义挑战。不稳定、欠发达、族裔间紧张、贫困、缺少可行的国家机构以及疏松的边界都创造了有利于武装团体、恐怖分子和犯罪网络渗透、武器流入该区域和激进分裂主义活动激增的有利条件。

在解决这些根源问题方面，整个非洲已取得重大进展，许多非洲国家也已认真地朝政治稳定、民主化及可持续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大步迈进。非洲联盟作为主要区域行为体，以及非洲各次区域组织在共同促进非洲大陆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方面展现了重要努力。然而，从安全理事会议程上非洲问题的动态可以判断，这个目标尚未实现。在这方面，需要国际、区域和国家行为体作出全面和综合应对，并且持续参与。

发展与安全相互关联，是采取有效和全面办法打击恐怖主义的关键所在。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在非洲各地的蔓延令人感到严重关切。具体而言，马里危机给该地区及地区以外造成消极影响，因此需要采取多层面、综合的对策。在这一对策中，政治、安全、人道主义和人权层面应妥善协调，并且相辅相成。阿塞拜疆支持继续作出努力，以便恢复该国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统一，并且摧毁那里的恐怖和犯罪网络。

关键是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有效应对索马里恐怖分子和武装反对团伙，特别是青年党构成的威胁和挑战，包括通过采取行动打击这些企图破坏索马里和平进程的内部和外部行为体。

在整个非洲大陆，应当把继续综合、全面地执行《全球反恐战略》以及安全理事会各项相关决议作为优先事项。我们强调，亟需迅速和有效执行安理会实施的制裁，这是一项主要反恐工具。同样重要的是，各国应努力促进制订战略和加强协调，以便打击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博科哈拉姆”组织、争取西非统一与圣战运动、“伊斯兰卫士”组织等伊斯兰恐怖团伙的活动，并且防止这些团伙扩张。应当指出，针对西非新出现的恐怖威胁，关于基地组织及有关个人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和第1989(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最近已把最后两个恐怖团伙列入名单。

全面履行国际法律义务以及在非洲开展最透明的国家间合作至关重要。我们认识到，联合国和其它国际、区域以及次区域组织正在作出重要努力，以便促进合作和协调，并且加强非洲各国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能力。我们认为，与非洲各国的双边合作方案也应扩大。作为我们与非洲联盟对话的一部分，阿塞拜疆愿意共同探索我们在这方面提供协助的可能性。

泰瑟姆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主席国多哥、特别是多哥共和国总统阁下组织并主持今天的辩论会，讨论恐怖主义对非洲和平与安全构成的挑战。我还要感谢秘书长和阿卜杜拉•谢胡先生所作的通报。

毫无疑问，恐怖主义继续在非洲蔓延，这令人感到悲哀和不安。这表明，我们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在演变，而这一威胁现在更加分散，地域分布也更广泛。它威胁到非洲各国和人民以及与非洲相距甚远的国家的公民和利益，因此，国际社会必须与非洲各国一道努力，应对这一威胁。它是对我们所有人的共同挑战。

有效应对恐怖主义威胁需要采取全面办法，包括作出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努力，并且采取干预行动。各制裁委员会必须在这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联合国系统各相关部门也必须共同努力应对恐怖主义挑战，同时避免整个架构中的重复。《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和反恐怖主义执行工作队是这方面的主要机制。国际社会应当协同努力，以便减少滋生恐怖主义的主要原因，防止弱势人群激进化，同时支持给非洲人民带来安全与繁荣的包容性政府架构。这是可以实现的，但将需要采取强硬、明智和有耐心的办法。

不稳定历来都是催生恐怖主义的因素。只要哪里的政治不稳定，政治机构薄弱，而且长期对政治或社会的不满情绪得不到解决，基地组织和其它恐怖团伙就在哪里猖獗。国际社会必须与非洲各国合作努力，采取全面办法来减少贫困、发展有效治理以及实现经济进步，以便促进稳定。除这些努力外，我们应继续力求更好地了解个人参与恐怖主义的动机，并且解决这些不满情绪，无论是地方、国家、区域还是国际上的不满情绪。不应容许恐怖主义成为对那些因现状而丧失权利者具有诱惑力的选择。

支付赎金行为导致恐怖主义在非洲愈演愈烈。绑架勒索行为支持恐怖主义，并且本身就是一种恐怖主义形式。国际社会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支持“全球反恐怖主义论坛的阿尔及尔备忘录”，因为它就如何防止和处理恐怖主义绑架行为提出了实际建议，我们也欢迎最近在波哥大举行的专家会议。我们完全支持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开展工作，以便改进世界各地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行为框架。此外，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以确保当前的恐怖主义威胁不会变得更加严重。正如联合王国首相在今年1月所指出的那样：

> “四年前，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主要威胁来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已做了大量工作来应对和减轻这一严重威胁。过去，针对联合王国的严重恐怖主义阴谋中，有四方之三与这个地区有关，但今天，这个数字已下降到不到一半。但与此同时，基地组织网络已在也门、索马里以及北非各地发展壮大。”

正如卢森堡外交大臣指出的那样，索马里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就在上周，联合王国主办了索马里问题会议，来自54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显而易见，仅仅依靠反恐不能解决索马里面临问题的根本原因。挑战的范围之广，意味着我们必须使用我们掌握的所有手段——外交网络、援助和贸易、我们的政治关系以及安全合作。我们还必须支持法治等民主基石。在索马里没有自满的余地。青年党仍然是一个致命威胁。我们认为，索马里目前取得的逐步进展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国际社会可以在其它地方借鉴利用这个办法，以便耐心地帮助重建脆弱国家，并且处理滋生恐怖主义的原因。

正如秘书长在开幕辞中所言——许多发言者也对此表示赞同——反恐斗争必须以多层面方式在多个领域推进。我们必须通过各种办法来应对恐怖主义，这当然包括军事办法，但是，我们也必须处理恐怖分子加以利用的言论。我们必须清除恐怖主义猖獗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地区，并且解决恐怖分子用来获取支持的民怨。联合王国致力于与伙伴们一道打败恐怖主义。我们将利用目前我们担任8国集团主席的机会，确保这些问题仍然在国际议程上居首位。

马苏德汗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首先，我们强烈谴责上周末土耳其发生的导致许多无辜平民丧生和受伤的恐怖袭击。我们向土耳其政府和人民以及这一令人发指罪行的受害者的家属，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我们很高兴看到，多哥总统福雷•埃索齐姆纳•纳辛贝先生阁下前来主持安理会今天的会议，这令我们深感荣幸。我们也感谢秘书长有关非洲反恐行动的令人信服的发言。我们感谢卢森堡副首相让•阿瑟伯恩先生阁下、摩洛哥外交大臣萨阿德－埃丁•奥斯马尼先生阁下，以及大韩民国副外长金奎显和阿根廷副外长爱德华多•苏阿因出席本次辩论会。我们感谢多哥提出简明扼要的概念说明(S/2013/264,附件)，为我们简要地概述了非洲境内不断加剧的恐怖主义威胁。

恐怖主义是一个不受地理边界限制的全球性威胁。非洲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新前线，理应获得国际社会的更大关注。

巴基斯坦继续是恐怖主义祸害的主要受害者。因此，我们完全了解和体谅我们的非洲兄弟姐妹对恐怖主义在该大陆造成的破坏所感到的关切和痛苦。

主席先生，你对非洲成为恐怖主义“震中”的风险表示了真实的担忧。我们也同意你在分析中对七大趋势所作的概述。第一，恐怖主义团伙正在阻碍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的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特派团的工作。第二，非洲地区恐怖主义威胁把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上的极端主义与有组织犯罪合为一体。第三，历史、文化和政治分歧及领土争端正在阻碍反恐努力。第四，反恐活动占用了经济发展和巩固法治与民主的工作的宝贵资源。第五，由于恐怖活动，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面临越来越动荡和日趋分裂的风险。第六，非洲可能成为恐怖分子招募、培训和融资的基地。第七，恐怖分子可能控制石油、铀和钻石等非洲战略自然资源。

青年党在索马里，博科哈拉姆在尼日利亚，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争取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及伊斯兰卫士在马里，以及上帝抵抗军在大湖区，都针对政府和平民犯下跨国罪行，阻碍为恢复这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作的国家、区域和国际努力。在萨赫勒，这些有害活动结合在一起，正在损害安全、治理与法治。

通常情况下，这种恐怖团伙控制一国相当大面积的区域，用作在其他国家开展活动的跳板。它们利用非对称攻击手段恐吓民众和颠覆政府。这些团伙正在发展彼此之间的联系，以此构筑一个从非洲之角到中非和大西洋的动荡弧形。

非洲各地区恐怖主义的根源各不相同。恐怖团体往往会利用当地的怨愤情绪。但是，某些共同的因素创造了有利于恐怖主义扩散的条件。其中包括贫困、长期悬而未决的争端和冲突、匮乏、边缘化、受排斥和缺乏经济选择。非洲青年约占该大陆10亿人口的60%，青年人口的快速增长必须加以妥善处理，向他们提供经济机会，使他们能够抵御犯罪的诱惑。

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已经作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建立了反恐法律和规范框架，并建立了执行机制。我们欢迎反恐委员会更加注重萨赫勒地区。

非洲国家已表明对反恐的承诺，它们通过了法律文书，对有关研究作了投入，并且从它们稀少的资源中拨出了资金。

但是，这些努力远远不足以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如果受到这一威胁影响的国家要从结构上和业务上处理它，它们的能力仍然严重不足。很显然，要打败恐怖主义，就不能光靠执法措施、情报活动或者军事和安全战略。因此，需要一个从各方面处理这场危机的全面的方法。

我们认为，非洲反恐战略应当包含以下六个要素。第一，它应当注重区域、次区域和国家各级刑事司法系统的能力建设。必须优先重视加强边界管制和分享信息。第二，必须加强区域和次区域的合作。第三，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应当建立一个预警机制，以作为一项预防性反恐措施。在这方面，可以赋予联合国外地特派团以独特的能力。第四，由于安全同发展是相互关联的，国际社会参与非洲事务的广泛议程中应当包含创造教育和经济机会，特别是为年轻人创造这种机会。第五，同愿意放弃暴力并愿意切断同恐怖组织的联系的人进行对话是一个选项，必须一直是考虑因素。这将有助于促进和解和缩小分歧。巴基斯坦针对恐怖主义采取的全面办法也以三个“D”为基础，即：“deterrence”（威慑）、“development”（发展）和“dialogue”（对话）。第六，必须强调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在非洲，这将包括绑架索要赎金、毒品走私和海盗活动的收入。

非洲正在设法打败恐怖主义，有必要加紧努力，解决滋生恐怖主义的旷日持久的冲突和危机。不应当把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同任何宗教、种族、价值体系或社会混为一谈。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国际社会必须在一个合作框架内作出果断努力。巴基斯坦将继续为这项努力作出贡献。

最后，我们赞同安理会今天通过的有关在非洲打击恐怖主义的主席声明(S/PRST/2013/5)。

李保东先生（中国）：主席先生，中国代表团感谢多哥倡议举行安理会关于非洲反恐面临的挑战问题辩论会。欢迎福雷总统和外长阁下主持今天的会议。我们也感谢潘基文秘书长以及有关机构的代表刚才所作的通道。

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近年来，国际社会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取得一系列积极进展，但国际反恐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恐怖分子活动频繁，导致大量平民伤亡。恐怖组织人员年轻化，手段多元化，发展网络化等特点日益突出。

国际反恐合作仍然任重道远。当前，非洲国家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恐怖威胁，已处在国际反恐斗争的前沿。恐怖组织利用非洲部分地区政治和安全局势动荡，不断向非洲渗透和蔓延，企图在非洲建立新的庇护所。恐怖分子的活动，同非洲原有的民族、宗教矛盾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进一步加剧了武器扩散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破坏了地区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打击非洲大陆的恐怖主义活动绝不能仅仅依靠非洲国家单独应对，国际社会对此负有共同责任。国际社会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采取迅速、有效、协调的行动，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帮助广大非洲国家应对恐怖威胁，并彻底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我愿借此机会阐述中方以下几点主张：

第一，要充分尊重非洲国家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的主导权。国际社会在提供帮助时，要尊重各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充分听取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的意见和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反恐合作。要积极协助非洲国家推进不同文明、宗教和民族间的对话与交流，避免将恐怖主义问题与特定的宗教和民族相联系。要避免“双重标准”，任何国家不应将是否威胁自身利益作为认定恐怖行为和恐怖组织的标准。

第二，要努力帮助非洲实现地区和平与安全。非洲部分地区安全局势动荡，是恐怖势力滋生的温床。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全面、积极地支持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的努力，支持“非洲人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

题”，支持非洲国家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国际社会应高度重视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切实履行承诺，积极向非洲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

第三，要努力帮助非洲国家加强反恐能力建设。资源有限和能力不足，是非洲国家打击恐怖主义的最大制约因素。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加倍努力，帮助非洲国家促进司法、安全机构建设，加强经验交流和信息共享，支持地区和次地区组织的相关努力。联合国应将帮助非洲国家提高反恐能力作为落实《全球反恐战略》的重要优先领域，加强同有关各方的协调与合作，通过联大反恐执行工作组、安理会反恐执行局等机构向非洲提供更多切实帮助。

中国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我们对非洲国家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感同身受。中方坚定支持非洲国家及地区组织为打击恐怖主义所作的不懈努力，将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对非洲及世界的威胁。

阿罗德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要感谢多哥共和国总统和多哥外交部长、秘书长及各位部长参加本次高级别辩论会。

我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所做的发言。

在萨赫勒、尼日利亚和索马里，恐怖主义是非洲大陆面临的一个重大威胁，它严重威胁着区域稳定乃至整个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这是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的根本核心所在。

在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祸患来源于施政问题、贩毒及社群状况。法国和非洲部队的干预缓解了危险，但余留因素依然存在。在索马里，局势依然脆弱。青年党控制着大片领土，恐怖分子经常袭击政府官员。在尼日利亚，博科哈拉姆继续企图颠覆政府。

这种现象正不断演变。防守疏松的边界，加上通讯、筹资和运输等方面的技术发展和进步加深了恐怖分子网络与国际犯罪团伙的关系，使得反恐斗争更趋复杂。

法国将非洲的反恐斗争作为自己的一项优先工作。自1月11日以来，我们与马里武装部队和由非洲主导的马里国际支助团中的非洲部队一道在马里开展行动，这最清楚地表明了上述事实。在这方面，我要对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及非洲联盟的努力表示敬意。我特别欣见非洲特遣队——即多哥特遣队——被调集并迅速部署到马里。

在1月份，马里有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统治的国家。这种局势显然是不可接受的，不仅马里人自己不能接受，该地区内外的所有国家——也就是非洲、欧洲及其他地方有朝一日会受到恐怖主义影响的所有人——都不能接受。正因为如此，法国应马里政府请求，与马里部队及非洲部队一道进行了干预。北部城镇已经收复，恐怖分子被挫败，该国的领土完整得到恢复。

第2100(2013)号决议的通过确认了国际社会一致支持稳定马里局势，支持法国与非洲国家采取行动打击该地区恐怖团伙。今天，马里得以继续其政治进程，即通过举行选举继续政治进程。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毫无疑问，在反恐斗争中，政治也是一个武器。

非洲和全世界的反恐斗争首先依然是一项集体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调动所有有关各方，需要它们之间协调配合。我首先想到该地区各国，它们对防止和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现象负有首要责任。在这方面，我们敦促所有非洲国家都加入打击恐怖主义的有关部门协议并加强彼此合作，特别是在萨赫勒地区。

非洲区域组织尤其关切这个已盘踞在非洲大陆的祸患，但提供解决办法也要靠它们。因此，非洲联盟采取了打击青年党的举措，并显示了抗击马里的恐怖分子团伙的巨大决心。今天，数个次区域组织已具备所需工具，来打击为恐怖活动筹资，例如

组成了西非政府间打击洗钱行动小组。我欢迎该小组代表今天来到本会议厅。

欧洲联盟也为打击非洲的恐怖主义做出了贡献。恐怖主义祸患不仅破坏非洲的稳定；全世界都能感受到恐怖主义的后果。因此，欧洲通过在非洲的努力也在参与保障自己的安全。

当然，联合国也必须发挥作用。本组织已获得了开展斗争的有关工具。首先，它通过了《全球反恐战略》，还设立了由联合国结构支撑的各制裁委员会，天天提醒着恐怖分子，我们不会放松警惕。

应当协调所有这些努力以获得最大效果。我们只有作出集体努力才能有效打击非洲的恐怖主义。这是一项重大挑战，我们无权失败。

最后，请允许我向遭受恐怖主义打击的土耳其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

布里斯·古铁雷斯先生(危地马拉)(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多哥共和国总统参加今天会议的开始部分，还要感谢多哥高级部长。这标志着该国政府对我们工作的政治支持。我们还要赞扬科乔·梅南大使及其团队全体成员对安理会工作的出色指导。为今天的辩论会分发的概念说明（S/2013/264，附件）反映出这项工作的质量很高。

我们还要表示肯定多哥为我们辩论会选择的议题的重要性：这个议题的地理范围是非洲，所涉专题是恐怖主义，这两者都是安全理事会议程的核心。我们也赞赏秘书长的光临，并感谢他今天上午的发言。我们也感谢谢胡先生的发言。

概念说明中促请我们一方面考虑非洲恐怖主义威胁的滋生条件和后果，另一方面审视区域努力以及国际社会提供更大支持的必要性。

关于第一个方面，确凿的证据表明，恐怖主义往往是压迫、社会不公、缺乏经济机会和国家机构软弱无力等基本状况的产物。成千上万的青年在绝望中选择了这条路。有时候，一些团伙有计划、有步骤地宣扬其激进和暴力事业，加剧了这种绝望。在这方面，我们不应低估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贩运和海盗活动等不稳定因素之间的潜在联系和相互关系。在犯罪活动猖獗的地区，恐怖分子可能为了一己私利参与犯罪和采取行动，或者可能依靠犯罪行为资助其各种活动。

此外，跨国流窜的问题极其需要解决，因为犯罪活动的实施者，有时是恐怖团伙，图谋在因边境管制不力和犯罪活动而导致军警不起作用的国家境内立足。因此，必须更好地管制和监管跨境活动，以保障和平与稳定，促进适当的政策和必要的社会经济活动，特别是要实现非洲经济的一体化。

需要更加重视有利于恐怖主义存在和蔓延的条件，我们认为这一点尤为重要。我们认为，我们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成效如何，与我们是否有能力成功地消除助长这一现象的条件有关。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在过去十年里，我们已经掌握大量多层面业务工具，可借以处理这个问题并开展有效合作，同时考虑到各地区的需要和特性。尤其是在安全理事会的范畴内，我们认为制裁制度一直行之有效。让我回顾本机关重申决心根据第1267（1999）号和第1989（2011）号决议所设制裁制度继续对未切断与基地组织及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西非圣战统一运动等与之有关联团伙的一切联系的团伙和人员采取新的制裁措施。

前面的发言者已经说过，我们汲取的教训是，反恐不能光靠动用武力。尽管恐怖主义显然是一种毫无道理可言的犯罪行为，但打击恐怖主义的任何措施都必须严格遵守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联合国及其会员国的行动的合法性是至关重要的。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要谈谈概念说明中提及的另一个问题：维持和平行动。一些维持和平行动是在对和平构成威胁以及恐怖团伙的存在构成一种不稳定因素的局势中设立的，这绝非巧合。包括马里

和索马里在内的许多局势都是这方面的实例。当好战的极端分子危及和平，这一问题便开始与我们维和行动常常受权确保保护平民的问题交错重叠。因此，反恐行动在有些情况中会危及维和行动的指导原则，如公正性以及除自卫外不得使用武力。

下面我要谈谈概念说明中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国际和区域间合作是全球铲除国际恐怖主义努力的根本支柱。因此，应该牢记两个方面：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合作，以及联合国系统内的合作。

所有国家，无论位于哪个区域，也无论大小强弱，都易于遭受恐怖主义及其后果的危害。因此，在讨论这一重要问题时，侧重点不应仅仅是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的个别风险，而应当是所有国家的全球协调一致反应。这就意味着这是一项共同的责任，因为倘若每个国家不同时在本国管辖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我们就不能成功地解决这一难题。

最后，我要说这些意见有许多反映在我们刚刚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3/5）中，我们当然支持声明的案文。

昆兰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多哥在召开本次重要辩论会方面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并感谢纳辛贝总统和部长先生你本人今天与会。我还要感谢秘书长和谢胡先生。

毫无疑问，正如各位所说的那样，非洲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新战场，非洲的恐怖主义威胁构成格外复杂的新挑战。恐怖团伙在结成联盟、操纵不满情绪或叛乱以及利用不受控制的空间方面都显示出了高超的本领。它们日渐加强跨界、跨地区和跨大洲的合作。澳大利亚就恐怖主义问题进行的调查表明，非洲的恐怖团伙对澳大利亚青年造成了影响，使一些人变得激进。

我们知道，非洲部分地区的恐怖团伙正在利用各国的脆弱性，包括能力有限的机构、管制松懈的边界、现有的不满情绪以及贫困和失业。恐怖活动本身恶化了这些状况。

要打破这一恶性循环，我们需要在三个层面——能力建设、预防和协调——应对这一威胁。

首先，在能力建设方面，许多非洲国家想要提高执法能力和加强培训。有必要在国内和区域范围加强治安和情报工作，并与检察官、辩护律师和法官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以便制定行之有效的刑事司法办法。各国的经验——例如印度尼西亚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最有力的工具之一是实际起诉和定罪，有些起诉和定罪以联合调查为依据。这就要求非洲具备有效的法律和专门的区域培训设施，以加强各种关系和信息共享，包括情报共享在内。

例如，我国正在借鉴雅加达执法合作中心的经验，支持建立东非区域反恐中心，也支持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为东非和尼日利亚的警察和检察官举办如何有效地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的讲习班。我们也刚刚为非洲联盟编写完成一本以刑事罪论处恐怖主义的手册，以协助非洲的决策者制定打击恐怖主义的有效刑法。

其次，必须同等努力防止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团伙的出现、武装和招募。预防是一项复杂和艰巨的任务，往往没有可衡量的结果，但同样是全面反恐战略的一个决定性组成部分。政府必须积极反击恐怖主义宣传鼓动，使其没有机会利用对不公或受排斥现象的描述来蛊惑民心，制造激进化氛围。

据我们所知，加入马里好战意识形态运动的人，46％表示是因为感到不公正，想要复仇，而21％是因为失业。主要预防策略包括建立社区抵御力，包括促进宽容、谅解、对话和尊重多样性。在这方面，马里新设立的对话与和解委员会可发挥重要作用。提供提高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机会，是一个重要的切入口，尤其是帮助青年，因为青年占非洲失业人口的60％以上，而且每年有约1000-1200万青年进入就业市场。我们必须记住，恐怖分子的平均年龄趋向年轻化。加强治理、民主、法治和值得信赖的安全机构的工作包括提供良好的服务以及将国

家权力扩展到国内各地。新设立的联合国索马里特派团有着协助联邦政府完成这方面工作的强有力授权。我们应强调积极开展安全部门改革和确保国家武器库实体安全，防止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的重要性，这也是马里危机的重要教训之一。

第三，扩大国内、区域和国际协调至关重要，特别是通过非洲联盟扩大区域协调。今天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3/5）非常有益地强调了这一点。正如秘书长和其他发言者在今天会上所言，期待已久的萨赫勒地区综合战略可为协调整个萨赫勒地区的活动，包括安全、治理、发展、人权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活动，提供很好的样板。

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还可在其他领域增进协调。安理会针对基地组织的制裁制度有巨大的潜力，可协助在非洲扭转局势，打击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团体。为了确保效力，安理会和非洲国家需要协调行动，共同打击这些实体及其领导人，而且最重要的是，消除那些使他们得以获取武器、资金和招兵的因素。

为此，安全理事会第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专门研究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争取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和伊斯兰卫士组织构成的威胁，并且正在实施一项协助该地区国家的外联计划，以期提供援助，有效落实制裁措施，并鼓励与这些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以确定正确目标，取得最大效应。

谢胡先生今天上午清楚地告诉我们，需要改进我们制定制裁目标和实施制裁方面的工作。正如巴基斯坦代表今天上午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把对恐怖主义问题及其原因和应对措施的分析研究纳入联合国和平与安全议程的主流，包括在任务规定和外地特派团工作中。

我们经常把应对措施、维持和平与稳定的努力集中于一个国家，但我们知道，威胁可跨越国界，出现在他处。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联合国系统如何减轻威胁及其应对措施对邻近地区影响的办法。

安理会和联合国可与周边国家开展伙伴协作，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对话，以更好地了解威胁和风险，调动附属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和伙伴提供必要的支持，以遏制冲突、极端主义、武器和资金的扩散。

常常需要在各方面提供支持，特别是在警务、边防、确保武器储存安全和处理反恐融资问题方面。加强政治特派团、国家和区域办事处和专家小组之间的协调，也可提高特派团的工作效率，并有助于尽早发现新的威胁。

最后，安理会今天必须发出一个信息，即国际社会将展开跨界合作，打败破坏非洲进步和繁荣的恐怖主义分子及其不法支持者。我相信我们的确是在这样做。

我还要同其他发言者一道，就土耳其上周末遭受恐怖袭击，向土耳其人民和政府表示慰问。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泰特·安东尼奥先生阁下发言。

安东尼奥先生（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欢迎多哥共和国总统福雷·埃索齐姆纳·纳辛贝先生阁下出席上午的会议，并感谢他所作的富有启发性的发言，清楚地指明非洲反恐斗争的前进道路。

我们欢迎多哥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祝贺多哥针对非洲大陆所关心的问题采取各种行动。我们也欢迎所有前来参加今天辩论的与会者。我们还要感谢阿卜杜拉希·谢胡先生的发言。我们特别欢迎秘书长的发言，阐述一个对非洲大陆有着重要意义的事项。

（以英语发言）

我谨代表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恩科萨扎娜·德拉米尼－祖马女士阁下表示，非洲联盟感谢安理会邀请我们参加本次重要辩论，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该问题需要加以紧急关注，这是鉴于非洲大

陆出现的新的安全威胁由于恐怖主义的祸害而变得更加严重，尤其是在萨赫勒地区。

我也借此机会强调非洲联盟（非盟）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背景下、在打击非洲恐怖主义的斗争中采取的重要行动。尽管在国际和非洲打击恐怖主义威胁方面取得了可喜进展，但我们不幸看到，非洲大陆现在面临的错综复杂的恐怖主义威胁进一步加深，在萨赫勒地区尤为明显。在那一地区，贩运人口、毒品和武器、绑架勒索赎金、海盗、武器的非法扩散和洗钱活动，与恐怖主义愈益密切地交织在一起。非洲联盟始终认识到这种内在联系，及随之而来的对非洲大陆和平、安全、稳定和发展的影响。这已经反映在非盟的各项文书中。

由于这种彼此联系，我们现在目睹基于意识形态的恐怖主义威胁转变成为一种新形式的恐怖主义，专家们称之为“毒品恐怖主义”。在非洲，这种安全威胁催生了各种新型雇佣军——雇佣枪手——他们不一定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而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参战。马里及索马里现有安全局势清楚地表明，这种威胁对和平、安全与发展带来严重的破坏性影响。

反恐怖主义、打击贩毒和其他形式国际有组织犯罪的战争若要取得成功，需要所有会员国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集中精力，坚定而协调一致地作出集体努力，彼此互补。有效的反恐行动必须着眼于解决恐怖主义的根源，防止恐怖分子招募和开展活动，并且能够控制恐怖袭击所造成的损害。这就需要相当多的资源，需要专门处理反恐斗争不同方面工作的机构同心协力。在此情况下，有关各方和网络之间的团结、协作、协调及合作就成为规则而非选择。

非洲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中心向恐怖主义活跃的一些萨赫勒国家派遣的反恐评估团揭示了协调、预防、执法、限制损害和保护等方面的严重不足。

这些问题大多被确定为是存在较深相互联系的结构性问题，必须以整体方式加以处理，在加强安全与实现发展的行动之间达成战略平衡。

正是在此背景下，为了更好地使非洲反恐工作系统化，以及为了确保适当考虑到恐怖主义在当地和区域的实际情况和做法、看法、起因、特点和表现，非洲联盟委员会一直在敦促会员国和区域经济共同体通过将《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1999年《非洲统一组织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以及其它相关非盟和联合国反恐文书国内化，紧急制定并通过区域综合反恐战略，以及采取协调和执行机制。我们认为，在此类情况下，保障协调的最好办法是，在国内和区域建立一个汇总中心式的核心机构，确保情报和实时行动信息的交流；每个角色的活动符合一开始通过的框架和战略构想；确保情报、政策和行动之间的一致性，并对所有参与方给予战略指导。

在非洲联盟委员会，我们继续本着这些精神开展工作，优先重视能力建设、改进反恐法律框架、促进在国家和区域层面更好地开展机构互动和协调，以及发展可及时、适当进行干预的预警能力。

将开展改进法律框架的工作，来调动技术援助，特别是与反恐怖主义执行局、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以及全球反恐论坛刑事司法部门合作，使成员国通过采纳立法，有效根除恐怖主义及其资金来源——其中包括支付的赎金以及其它类型的有组织犯罪特别是贩毒带来的收入——帮助它们实现本国刑事立法与非盟反恐示范法的统一。我们继续就签发非洲通用逮捕证、非洲禁止入境名单以及敲定引渡和司法互助协议公约草案问题开展工作。

关于能力建设，成员国的实际情况要求制定全面、综合的区域性培训一揽子方案和手册，使执法机构、安全部门、司法部门、专家翻译以及科技调查专家能够在区域框架内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这也将有助于增强执法机构的合作，达成

推动起诉恐怖分子和其它跨国犯罪网络的区域议定书以及引渡和互助议定书，并为追查这些网络提供真正的国际支持。还必须建立适当的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机制，以确保可持续性；确保提供财政、后勤和技术支持，保持执法的高效运作；确保司法合作。

经济、社会、政治、安全、人力、组织和基础设施性质的挑战叠加，正在妨碍打击恐怖主义、贩毒和其它类型的有组织犯罪的工作。该地区要想克服这些困难并为全球打击恐怖主义乃至打击有组织犯罪作出贡献，就亟须我们的合作伙伴与成员国协调，以也能够促进当地发展的方式提供坚定、可持续和可靠支持。

必须继续支持正在开展的以国家和区域汇总中心形式建立国家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协调机构的工作，这一点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其目的应在于使参与联合行动的不同机构得以及时交流情报、形成合力和共享资源。这也有助于增进国家和区域合作。

最后，我要强调，确保非洲安全和稳定以及没有恐怖主义祸害、暴力冲突及对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其它威胁，是非洲联盟关键目标的核心所在。我们今天的与会清楚地证明了我们的承诺和决心，那就是加强与国际社会其它成员的协调，以便我们能够一起有效制止并持久遏制恐怖主义以及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面临的所有威胁。

（以法语发言）

我愿和在我之前发言的人一样，对于非洲的朋友土耳其遭受恐怖行为之害，向该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我的慰问。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科特迪瓦代表发言。

班巴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我谨代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发言。西非经共体完全赞同非洲联盟常驻观察员所作的发言。

我要非常高兴地履行我的义务，就多哥担任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向多哥共和国总统福雷•纳辛贝先生阁下表示敬意和钦佩。我们也感谢他为本次会议选定对于我们各国的稳定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即与在国际维和与安全背景下打击非洲恐怖主义相关的挑战。最后，我们愿感谢多哥共和国总统不仅同意前来纽约亲自主持本次重要会议，而且还发表了出色的全面讲话。该讲话将成为我们讨论该问题的参照点。

和世界其它地方一样，非洲也未能幸免于国际恐怖主义——国际社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该威胁的全球化及其在非洲产生的影响使非洲同时成为国际恐怖网络主要是“基地”组织的基地和主要目标。该组织与东非的青年党恐怖网络、尼日利亚的“博科哈拉姆”组织以及在西非和萨赫勒地区内外十分活跃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有关的众多恐怖团伙存在联系。

从1998年起，非洲一直是基地组织各种袭击的受害者，包括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境内的袭击。所幸的是，多次图谋以失败告终。蒙巴萨的袭击首次对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使用了地对空导弹，这提醒我们，非洲大陆仍笼罩在恐怖主义的阴影之下。最近在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尔发生的袭击明确确认了这一威胁的存在。非洲的这一恐怖威胁源于阿尔及利亚的萨拉菲听从真主召唤战斗小组于2006年9月依附基地组织，并得名“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该团体活跃在萨赫勒区域，渗透疏松和难以监测的边界，招募极端分子加以培训并发动寻求破坏该地区稳定的行动。

在此背景下，由于萨赫勒和撒哈拉区域易受恐怖主义威胁，因而与东部非洲一样，成为近年来关注的焦点。包括在一些国家发动的袭击和旨在破坏区域稳定的各种边界事件与威胁在内的各种因素说服各邻国结成这方面的战略合作联系。马里危机只

是非洲恐怖主义增加的后果之一。马里北部已逐渐变为恐怖团体的庇护所，他们四处流窜，严重侵犯人权，却不受惩罚。这些恐怖分子的存在不仅威胁西部非洲和萨赫勒区域各国，而且威胁马格里布内外的国家。它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真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予以全面和坚决应对。

因此，西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欢迎法国军队应马里合法当局的请求进行干预，协助马里军队击退恐怖团体的进攻，显示出国际声援对于处理这一祸患的有效性。非洲各国则承诺打击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的恐怖主义，并做出必要努力，通过在反恐、跨界有组织犯罪、非法贩运、洗钱以及网络犯罪等领域的合作，建立各种机制并采取措施，加强共同地带的和平与安全。

2月27日和28日在亚穆苏克罗召开的西非经共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机构首脑会议第42届常会通过了西非经共体反恐战略及其执行计划，还通过了一项有关区域反恐共同立场的政治宣言。在这次会议上，西非经共体严正和明确谴责了一切形式与表现的恐怖主义，包括绑架、劫持、扣留人质、索取赎金、在公私场所和重要基础设施的爆炸威胁以及破坏和亵渎礼拜场所及其它文化或神圣场所。西非经共体反恐战略基于一种全面的做法。它包括各成员国的各种不同组织将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它为遏制和消除恐怖主义对我们共同体的威胁提供了战略方向。为此，我们将成立一个打击恐怖主义并签发西非经共体逮捕令和西非经共体恐怖分子与犯罪网络黑名单的协调小组，以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

最后，西非经共体决心充分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祸患的努力。因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各技术援助机构、发展伙伴、相关国际组织以及民间社会团体协调其与西非经共体的活动，并加强各方面合作，以击败这个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持续威胁。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欧洲联盟代表团团长托马斯•迈尔-哈廷先生阁下发言。

迈尔-哈廷先生（以英语发言）：我代表欧洲联盟及其各成员国发言。由于时间关系，我将缩短我的口头发言。欧洲联盟的发言全文可在本会议厅索取。加入国克罗地亚；候选国土耳其、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黑山、冰岛和塞尔维亚；参与稳定与结盟进程的可能的候选国阿尔巴尼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参加欧洲经济区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挪威；以及乌克兰、摩尔多瓦共和国和格鲁吉亚均赞同本发言。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主席国多哥召开今天的辩论会，特别是感谢多哥总统前来亲自主持本次关于恐怖主义对非洲和平与安全构成的挑战的辩论会。我还愿感谢秘书长的通报。

国际恐怖主义给世界许多地方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令人遗憾的是，在非洲也是如此。恐怖主义威胁的性质正变得日益国际化甚至全球化，这意味着任何一个大陆都无法幸免。现在，国家间、大陆间的蔓延效应变为现实。非洲和欧洲也是如此。虽然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始于国家层面，但是只有开展区域合作特别是在全球层面的区域之间合作才有可能持续取得成功。

在全球层面，欧洲联盟充分支持联合国对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给予的高度优先。联合国组织要发挥重要作用，在一个协调一致的全球框架内组织各种区域努力。在此背景下，我还愿提及全球反恐的重要作用。在谈非洲的具体情况之前，我愿借此机会列述根据欧洲的经验反恐努力取得成功所必需的五个条件。

第一，全球反恐努力必须以区域一级的坚实努力、包括防止弱势者被卷入恐怖主义和冲突的行动为支撑。各区域需充分致力于解决问题并尽可能在应对中发挥主导作用。区域及次区域组织需积极参与。在这方面，我们欢迎非洲联盟（非盟）采取的各种步骤，特别是《非盟预防和打击非洲恐怖主义的行动计划》和2010年任命弗朗西斯科•马德拉担任非盟负责反恐合作的特别代表。我们还欢迎西非国

家经济共同体最近通过一项广泛的反恐战略，科特迪瓦代表刚才谈到了该战略。

第二，反恐努力要取得成功就需不仅处理问题的表象，而且处理营造使恐怖组织得以发展的环境的根源。

第三，我们需适当关注与激进化相关的风险。一些具体的反激进行动，特别是通过教育反激进可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在采取这些行动的同时还需提供处理激进化根源的发展支助。

第四，我们不应把反恐努力与支持受恐怖主义影响区域的善治分隔开来。旨在制止使用酷刑、强迫失踪以及法外处决的步骤将遏制恐怖主义招兵买马。同样，旨在加强地方治理、提高当地社区民主参与的步骤将产生有益效果，而大力反腐、加强并改革独立司法系统也将如此。

欧洲的反恐经验表明，使反恐斗争始终严格遵循法治，包括国际人权法、难民法和人道主义法至关重要。违反这些法律的行为将会使恐怖组织有机可乘。

欧洲联盟目前在加强自己对西非和萨赫勒以及非洲之角地区反恐和发展努力的支持。我们坚定致力于执行以反恐为主旨的欧盟萨赫勒地区战略。请允许我赞扬该地区为起草和执行各国国家反恐和稳定战略作出的努力。此外，2012年，欧盟启动了欧盟萨赫勒能力建设行动，此项行动的目的是提供培训和开展能力建设，其总部设在尼日尔。

马里危机进一步加快了欧洲联盟在该地区的参与。4月2日，欧洲联盟启动了欧盟马里培训团，这个新的特派团的目的是培训马里军队为目的。该特派团将与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携手合作。

在这方面，请允许我也提及一下马里总统、法国总统以及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将于周三在布鲁塞尔举行的马里国际捐助方会议。我们感谢该地区派高级别人士参加这次会议。

欧盟在非洲提供反恐支持的另外一个重点是索马里以及更广大的非洲之角地区。欧洲联盟自2011年通过其非洲之角战略框架以来加强了参与，把政治、安全以及发展方面的支持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请允许我主要提及我们的危机管理特派团、帮助培训索马里安全部队的欧洲联盟军事特派团、帮助威慑、预防和打击海盗行为的欧盟海军“阿塔兰塔”行动以及欧盟区域海上能力建设特派团。

欧盟还继续通过非洲和平融资机制，为非洲联盟索马里特派团提供重要的财政支持。该特派团作出的努力和牺牲在继续在索马里全境扩大国家权威方面至关重要。

欧洲联盟还在1月31日通过了欧盟非洲之角反恐行动计划。

最后，请允许我提及，欧洲联盟还正在采取举措，以便加强动员和协调对索马里的国际支持，并将于9月16日在布鲁塞尔主办一次重要国际会议。

尽管最近在索马里取得的进展令人鼓舞，但非洲的恐怖主义祸害远未被击败，最近的马里危机尤其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全面的预防战略是制止这一进程和减少恐怖团伙发展其策划袭击能力可能性的关键所在。应当对有效审视和解决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关联给予更多关注，并且提供更多资源。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使恐怖组织无法钻北非积极政治变化的空子。

显然要由非洲各国政府以及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来主导这些努力。就欧洲联盟而言，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它们的支持，以便帮助它们制订国家及区域反恐战略并建设其反恐能力，包括按照全面解决贫困、发展、治理、法治以及尊重人权和人道主义法问题的办法，努力制止激进化进程。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埃塞俄比亚代表发言。

阿莱穆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我很荣幸欢迎多哥总统来到纽约，并感谢多哥倡议

举行本次辩论会，讨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背景下打击非洲恐怖主义面临的挑战”的问题。总统与会证明，多哥致力于作出一切必要努力，以确保通过国际合作来有效应对恐怖主义挑战，这是能够打败这一祸害的唯一办法。

我要对土耳其人民表示我们的慰问。

我也感谢给我这个机会，代表我国以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主席的身份发言。这个次区域组织通过与非洲联盟紧密合作，为应对非洲之角的恐怖主义挑战做了很多工作。

在这方面，伊加特和非洲联盟（非盟）一直走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前列。这两个组织还非常希望在反恐努力中加强国际合作，包括为确保有效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来这样做。两个组织愿意与秘书处的反恐怖主义执行工作队紧密合作。伊加特和非盟还努力确保显著加强与安理会三个反恐委员会，即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及其执行局、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及与之有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和第1989(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以及第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合作。

非盟及其前身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积极投身反恐斗争。首先是于1992年通过了关于加强非洲国家间合作与协调的决议。随后，非统组织迈出了一大步，于1999年通过了《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为具体阐释这项公约的原则，该组织于2002年制订了一项行动计划，规定设立非洲恐怖主义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04年成立，总部位于阿尔及尔。该中心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实现加强非洲各国打击恐怖主义能力的目标。没有什么能比我们在马里面临的局势更清楚地表明，非洲多么需要建设它在这方面的能力。我们在马里的经验也表明，建设强有力的国家机构对有效打击恐怖主义来说多么不可或缺。

不过，非洲展现了最大决心的领域是其为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而采取的实际措施。毫无疑问，整个非洲，特别是非洲之角地区一直是国际恐怖主义的目标。显然，只有有效解决恐怖主义祸害的根源，才能最终战胜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在赤贫和极度匮乏以及由此产生的绝望面前，不可能确保合理的和平与安全。但是，恐怖主义绝无道理可言。当前，国际社会的共识是谴责各种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无论这些行为由谁、在哪里和出于什么原因犯下。

我们伊加特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进行真诚、有效的国际合作，而不论恐怖主义罪行发生在哪里，否则反恐斗争很难取得成功。

这一经常表达的概念，意在根据所犯罪行地点来区分那些诉诸恐怖手段的团体，是一个挫败真正国际合作的精神和决心的配方，而国际合作的目的是克服这一祸害。换言之，只要在反恐斗争中采用双重标准，就不可能有多大希望打败国际恐怖主义。我们在国际上一致同意，就恐怖主义而言，这种行动的地点、目标和由谁执行并不重要。国际反恐合作的基础，是用来达到目标的手段，无论其目标是什么。在这方面，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然后我们才可以说，我们国际社会现在终于为反恐斗争中的有效合作与协调奠定了基础。

这并不是说，例如伊加特地区尚未获得安全理事会、其他伙伴和广大国际社会的合作，以确保在我们次区域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取得进展。如果没有进行这种合作，就不可能取得我们今天在索马里看到的进展。另一方面，鉴于次区域问题的严重性及其脆弱性，显然有许多工作要做，以确保取得真正的进展，并且已有的收获不会遭到逆转。根据任何标准，目前看来，那些提倡和从事恐怖活动的人之间的合作与协调，远远超过那些在理论上保证竭尽全力打败这一祸害的人之间的合作与协调。那些投身恐怖行动的人已变得非常善于利用现代通信技术，包括因特网，也许胜于多数自称下决心同他们战斗的人。

这就是我们在非洲之角的经验，并且这就是为什么在反恐斗争中进行真正切合实际的国际合作，

已变得如此重要。只有在国际一级进行这种合作与协调，才能遏制有助于恐怖主义扩散的各种类型的跨国犯罪。反恐法律制度对于在该领域中取得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其有效性取决于是否进行真正的合作，不区分恐怖主义罪行的犯罪地点。在这方面，毫无疑问，国际社会有许多工作要做，以便在解决许多人的关切，包括伊加特地区的关切方面，取得进展。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苏丹代表发言。

奥斯曼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祝贺你姐妹的国家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也赞扬你倡议召开关于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背景下非洲反恐怖主义工作的挑战的本次重要会议。这是一个良好、及时的选择。我们欢迎几位部长出席今天的会议。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谨向世界各地恐怖主义的所有受害者表示慰问。

我国代表团赞赏就执行联合国在2006年通过的《全球反恐怖主义战略》所达成的国际共识。我们也欢迎反恐怖主义执行工作队作出的努力，确保协调旨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执行《战略》的措施。在这方面，我们再次赞扬联合国反恐怖主义中心开始的努力，以及两圣寺护法、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国王采取的设立这一中心的主动行动。

我们一再听到，并且我们越发坚信，正如我们今天听到的那样，恐怖主义不分宗教、肤色和性别。世界各地的一些国家，尤其是一些非洲国家，近几个月里发生的事件，表明恐怖主义正在上升，并且恐怖分子借以建立其错误思想理论的根源和怨愤正在扩散。因此，处理这些根源，是铲除这种有害现象的有效补救办法。

减少贫困和支持非洲复兴，消除非正义和不平等与促进发展，推动南北之间的对话，支持各项教育和健康倡议，以及加强国际对话，是能够对解决恐怖主义问题作出积极贡献的事项。这些是获得普遍共识的事项。

在国家一级，苏丹签署并批准了有关反恐问题的所有相关国际公约。我国还加入了非洲和阿拉伯的区域公约，并积极参加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反恐努力。我们认为，《全球反恐怖主义战略》，是管理和指导相关的区域和国际机构和法律的最重要的法律框架之一。苏丹在2001年通过的反恐法律，以及我国2010年的反洗钱法律，都符合《战略》的原则。我国目前正在按照《战略》的原则，努力通过有关核能、网络犯罪和化学品的相关法律。在这方面，我们谨强调苏丹在该领域中同联合国机制进行的合作，以及它对于在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的工作范围内，按照第1373（2001）号决议提交定期报告的承诺。

苏丹在东非共同体范围内发挥带头作用，举办了无数研讨会和会议，以协调区域反恐努力。苏丹举行的最近一次会议，是中东和北非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一次会议，其重点是打击区域中的恐怖主义融资和洗钱。该次会议是4月在苏丹召开的。

非洲联盟所作的努力得到肯定和欢迎，特别是设在友好国家阿尔及利亚的非洲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中心的努力。同样，我们欢迎作出努力，促进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为非洲制定一部示范法，即使这些努力的重点是理论框架。我国代表团谨在安理厅呼吁在能力建设、行动和后勤等层面支持非洲联盟和我们各国在打击恐怖主义领域所作的努力。

非洲联盟和其他非洲区域组织的努力在与安全理事会和其他国家合作遏制恐怖主义现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姐妹国家马里最近发生的事情即为凸显这些努力的一个例证。我们希望马里将摆脱其危机，变得更加强大，不再那么脆弱。

在后殖民阶段，非洲遭受战争的蹂躏，尽管它拥有天然财富和资源，实力还是受到削弱，发展步伐也迟缓不前。恐怖主义及其助长者现在对非洲大陆的安全和复兴构成新的威胁。非洲丰富的自然财

富使非洲大陆成为该大陆以外隐藏在宗教或族裔冲突背后的恐怖团伙的沃土。这样一来，这些团伙和反叛运动之间便相互勾结，反叛运动为这些团伙提供武器。因此，非洲许多地方已经成为各种团伙和反叛运动从事恐怖活动的场所。

我国和邻国已经发生一系列恐怖犯罪事件。请允许我提及名为苏丹革命阵线的反叛运动在我国科尔多凡北部许多村庄和城市实施的抢劫、杀戮和掳掠行径，这些行径与上帝抵抗军的暴行相似。我也悲痛地向安理会转达一个消息：恐怖分子对那些愿意参加和平进程的人士实施了恐怖行径。昨天，他们杀害了正义与平等运动和平派领导人穆罕默德·比谢尔先生以及同声呼吁和平的许多其他领导人。非洲联盟强烈谴责这起事件，并对此感到痛心。我们在安理厅呼吁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谴责这种恐怖行径。

我国代表团强调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需要尊重各国的主权和人权，特别是在殖民主义和占领的枷锁下遭受苦难的那些人的人权，并尊重其自决权。我们重申反对某些国家出于政治原因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对其他国家采取单方面惩罚性措施。这种举动造成了苦难，并使国际关系紧张加剧。

最后，我们呼吁加紧国际努力，以达成一项全球性国际公约，阐明公正和明确的恐怖主义定义。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发言。

本迈希迪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阿尔及利亚荣幸参加由多哥共和国总统福雷·埃索齐姆纳·纳辛贝先生阁下主持的这次非常重要的辩论会。我国代表团高兴能够聆听他在本次辩论会开始时所作的重要发言中提出的问题。请允许我同样祝贺多哥常驻代表团在多哥担任主席国期间非常出色和明智地倡议召集本次高级别辩论会讨论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背景下打击非洲恐怖主义的挑战。

(*以法语发言*)

恐怖主义通过主要围绕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争取西非统一与圣战运动、博科哈拉姆和青年党拼凑的团伙在大多数非洲次区域危险地蔓延。特别是萨赫勒次区域成为恐怖主义与包括毒品贩运在内的多种形式有组织犯罪形成严密和日益系统的系列联系的重点区域。这种令人震惊的局面应调动非洲国家、区域和国际组织以及国际社会的其他伙伴在安全和发展方面的合作。

打击非洲恐怖主义的法律和体制框架多年前就预先形成，主要是在非洲联盟的主持下进行的。阿尔及利亚参加了这一进程，也是在这方面发挥先锋作用的国家之一，它于1999年7月通过非洲统一组织的《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即为例证，并在其后建立了执行机构，制定了一项在亚的斯亚贝巴和阿尔及尔采用的行动计划。

在制定的机制中，值得一提的是非洲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中心所作的重要工作；该中心的总部设在阿尔及尔，除其他外，为编写打击恐怖主义的非洲示范法草案做出了重大贡献。非洲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中心是负责与恐怖主义作斗争的联合国各实体的重要伙伴，包括在加强非洲各国的国家能力以及协调和实施次区域和区域项目方面。如果不消除恐怖主义的基本资源并制止一切旨在资助恐怖主义团体犯罪行为的相关犯罪活动，反恐斗争就不会取得成效。在非洲联盟和联合国框架内，阿尔及利亚一直不遗余力提高人们对绑架人质和支付赎金现象所构成危险以及打击这一祸害的重要性的认识。这种犯罪做法为恐怖主义团体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从而扩大了其活动范围。我们最近在萨赫勒区域所发生事件中就看到了这一点。

我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框架内所作的努力旨在确保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纳入关于这一问题的规定。在这方面，我们继续鼓励在大会主导下开展工作的联合国各实体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并鼓励在安全理事会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各实体为处理这一问题作出更大努力和提供更多资源。

阿尔及利亚充分致力于开展区域合作，以打击恐怖分子和有组织犯罪团伙破坏萨赫勒区域稳定的行为。我们的承诺并非新近作出。正如主席国多哥的概念说明（S/2013/264,附件）所提到的那样，非洲在这方面所采取的区域措施意在预防和协调，并依赖多重举措。本着这一精神，区域各国所建立的合作框架是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为密切和定期政治协商提供一个论坛。因此，3月17日在努瓦克肖特举行的最新一次马里邻国会议加强了协调与交流信息，特别是在与向马里提供政治、财政和后勤援助有关的问题以及边界管制问题上。今后必须进一步发展已经建立机制的其他合作组成部分。

阿尔及利亚满意地注意到非洲主导的马里国际支助团根据第2085(2012)号决议各项规定所完成的任务，特别是减少包括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争取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和伊斯兰捍卫者组织以及相关极端主义团体在内的恐怖组织的威胁，以及支持马里当局收复被这些恐怖团体控制的地区。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强调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及有关个人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和第1989（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该委员会力求与会员国密切协作打击非洲境内恐怖主义活动。阿尔及利亚与该委员会之间富有成果的合作导致一些个人和实体被列名。在最近被列入名单的个人和实体中，值得一提的是争取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有关方面是应我国代表团的倡议将这一恐怖主义团体列入名单的。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贝宁代表发言。

津苏先生（贝宁）（*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代表贝宁共和国总统博尼•亚伊先生向你表示，我国政府祝贺贵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对为今天的辩论会所选择的专题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一议题使非洲安全问题成为国际议程上一个核心问题。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多哥提交的概念说明（S/2013/264，附件）所载的分析。

非洲因其许多弱点而成为恐怖主义实体喜爱的目标。这些恐怖主义实体在暴力极端主义和宗教狂热主义掩盖下从事活动，并与寻求通过破坏非洲国家稳定在非洲大陆建立避难所的全球犯罪网络勾结。鉴于小武器和轻武器扩散和非法流通的负面影响，我们看到在马里表现出的这一现象有可能在已经处于包围下的非洲大陆其他地方重现。各种贩运活动所产生的脏钱的泛滥进一步促使有关各国更加脆弱。在1月份举行的首脑会议上提出的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关于非洲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报告侧重于非洲大陆各区域内极端主义与跨国犯罪相互勾结的证据。

麻醉品－恐怖主义否定自由世界基本价值观，不论它出现在何处，都必须予以坚决打击。幸运的是，国际社会正确洞悉非洲这一现象所构成挑战具有全球性，并且正在尽其所能地建立有效伙伴关系，以消除这一现象。

我们重申支持法国开展并得到乍得支持的行动。这些行动挽救了马里国家并收复了该国北部被恐怖分子占据的领土。设立联合国马里综合稳定特派团将使有关各方能够为马里复兴提供综合援助。贝宁随时准备为这一努力尽其绵薄之力。

国际社会在马里不得不面对的局势显示了非洲大陆和平构架的局限性。它还表明，显然需要纠正这一情况。在4月25日和26日大会举行的高级别专题辩论会期间，已经提出需要这样做的理由。

必须消除区域间各自为政的现象，不仅在市场方面，而且在安全方面，都应如此，以便综合应对新威胁。国际声援力量也必须积极介入，同时大力执行正在制定的援助萨赫勒全球战略。还应当采取债务减免措施，改善市场准入情况，支持私营部门和创业，以便在非洲建立可持续和平与安全。

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强调指出，各国的复原力是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全球反恐机制的强度取决于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因此，建设国家能力至关重要。

国家的脆弱性、贫困、冲突和恐怖主义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这确实是非洲面临的一项挑战。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2005年9月14日举行的安全理事会首脑会议（见S/PV.5261)通过了两项重要决议。我谈的是关于恐怖主义的第1624（2005）号决议和关于特别是在非洲预防冲突的第1625（2005）号决议。前一项决议呼吁禁止恐怖主义宣传；后一项决议主张消除冲突根源。这两项决议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努力所必须坚持的互补方法的一部分。

贝宁认为，打击恐怖主义与采取军事措施和提供适合于加强各国安全机构的技术援助一道，也必须包括采取必要措施促进可持续发展、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创造就业机会、消除饥饿、增强妇女权能，以及为青年创造机会，以免他们受到犯罪分子诱惑。《全球反恐战略》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这一点。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坦桑尼亚代表发言。

马农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提议举行这次重要通报会，讨论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背景下打击非洲恐怖主义问题。

无论什么理由都无法为恐怖主义开脱。生命、安全与保障是恐怖分子所不具备的价值观。不过，大多数国家都具备这些价值观。非洲及其人民也不例外。恐怖主义威胁到我们共有的价值观和人性，也危及我们都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所企求的发展和繁荣。恐怖主义是对和平与安全与日俱增的真正威胁。我们亟需战胜恐怖主义。安理会在这方面所起的有力作用十分值得称道。

为本次通报会提供的概念说明（S/2013/264，附件）提出了切中肯綮的看法。非洲的恐怖主义日趋复杂，也日益带有跨国性。事实上，有明确的迹象表明非洲有可能成为这一全球邪恶现象的中心。无论其宣称的目标-政治、宗教、社会或经济目标-为何，恐怖主义实施者都不过是罪犯。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打击恐怖主义，他们切莫怀疑我们这样做的集体决心。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青年党、博科哈拉姆、伊斯兰卫士组织和争取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等恐怖团伙的活动是对非洲所代表的一切的挑衅。面对这些团伙及其支持者，国际社会和安理会必须采取紧急和一致的行动。

1998年，肯尼亚的内罗毕和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同时遭到恐怖袭击。几年后的2001年，纽约遭到现在人所周知的9•11悲剧袭击。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安理会通过了旨在驱除恐怖主义幽灵的第1267（1999）号和第1373（2001）号决议。同样，大会2006年一致通过《全球反恐战略》，以指导我们打击恐怖主义的集体努力。这些反恐文书及其他国家、次区域、区域和国际反恐文书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如果我们要在实地看到任何有意义的影响，就必须执行这些文书。

《全球反恐战略》为打击恐怖主义提供了一个切合实际的框架。必须辅之以足够的支持和资源来研究恐怖主义的根源，因为只有通过正确的诊断，我们才能运用适当的工具铲除这一祸害。本着这一考虑，我们支持采取整体办法来落实《全球反恐战略》各支柱。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三个关键方面。

首先，在应对非洲恐怖主义的任何努力中，我们不可忽视贫穷方面。贫穷在整个非洲大陆的普遍存在和蔓延为动荡提供了温床，特别是在受恐怖主义幽灵影响的社区。事实上，地方和跨国恐怖组织在这些条件下迅速壮大。其他有可能助长恐怖主义的间接致因——如人口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快速上升的青年男性失业率、城市化、社会不平等和排斥、遭受剥夺和政治不满——也需要加以考虑。

其次，我们在努力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还必须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这是我们防止极端主义的最佳举措。在日趋复杂和相互关联的世界上，我们只有本着共同价

值观——宽容、相互尊重以及对法治和民主的承诺——一道努力建设强大和稳定的国家，才能取得成功。

第三，能力建设和机构建设必须成为我们共同努力的核心。在坦桑尼亚，政府已制定了打击恐怖主义的若干机制，包括2002年的《防止恐怖主义法》和2006年的《反洗钱法》，并组建了国家反恐中心和金融情报中心。我们的目标是继续加强我们的执法和警察能力，改善航空、海上和边境安全，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行径。我们在这方面要感谢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双边和多边伙伴为我们提供的有益支持。

遗憾的是，最近我们在阿鲁沙又一次遭到恐怖袭击，造成3人丧生，40余人受伤。基奎特总统提醒我们，恐怖主义依然是一个长期威胁，我们绝不能放松警惕。利比亚今天下午再遭袭击的报道又一次提醒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正因为如此，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继续坚定决心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无论其何时发生，也无论是何人所为。我们将继续使用手中的一切工具，力求取得成功，包括建立伙伴关系，例如只有安理会才能促成的那些伙伴关系。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的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本议程项目的审议。

下午2时10分散会。